

0 1 2 3 4 5 6 7 8 9 1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G
Y
M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39
冊數	125 (123)
函號	276 17

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清俸買來手白
子孫讀之知聖教嚮及借人爲不孝
齊金樓子聚書四十季得書八萬卷之多
漢董仲舒下帷講論讀誦三季不窺家園
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蓋觀書者
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
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紙隨損隨修
隨開隨掩則無傷殘

己卯秋日貞礪戴金書

孟子正義序

朝繁矣尚書鄭元龍圖特知通鑑高蕃封事兼列國子監護書賜紫金魚袋臣孫興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
孟子自管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凌遲異端竝作
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
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泮水懷山時
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
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
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



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
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歧
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
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
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
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夙前
奉敕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
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
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
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
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註疏題辭解

朝散太常寺卿鄭元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書對駁事兼判國子監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題辭解

疏正義曰案史記云孟軻受業于思門人道既通所
干者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至嬴秦焚書坑儒孟子之徒黨自是盡矣
其七篇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高皇未
遑庠序之事孝惠雖除挾書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
功臣亦莫以為意及孝文皇帝廣遊學之路天下眾
書往往稍出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當
時乃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炎漢之後盛傳於
世為之註者西京趙岐出焉至于李唐又有陸善經
出焉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咸歸
宗於趙氏隋志云趙岐註孟子十四卷又有鄭元註
孟子七卷在梁時又有綦母邃孟子九卷唐書藝文

孟子疏

題辭解一

及古閣

志又云孟子註凡四家有十五卷至于皇朝崇文
總目孟子獨存趙岐註十四卷唐陸善經註孟子七
卷凡二家二十一卷今校定仍據趙註為本今以為
主題辭者趙岐謂此書孟子之所作所以題號孟子
之書其題辭為孟子
而作故曰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

也孟子至表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題辭為孟子

書之序也張鎰釋云孟子題辭即序也趙註尚

異故不謂之序孟姓也正義曰此敘孟氏之所自

而謂之題辭也案魯史桓公之後桓公

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

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

後其後子孫皆以仲叔季為氏至仲孫氏後世改仲

曰孟又云孟庶長之稱也言已庶不敢與莊公為

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也又定公六年有仲

孫何忌如晉左傳即曰孟懿子往是孟氏為仲孫氏

之後改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正義曰此敘凡稱子

孟也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

子有德之通稱也公羊傳云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

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

也然則後人稱先師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為師

也如子公羊子沈子之類是也凡書傳直言子曰

者皆指孔子以其師範來世人盡知之故不必言氏

也孟軻有德亦足以師範來世宜其以氏冠子使

後人知之非獨云有孔子又有孟子稱為子焉此

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敘孟

總名號為孟子也唐林慎思續孟子書二卷以謂孟
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孟軻
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
所言焉今趙氏為孟子之所作故總謂之孟子者蓋
亦有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

由爾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

各有其名目也故梁惠王

曰

及古

及古

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是也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

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

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

正義曰此敘孟子姓氏及所居之國也案史記列傳云孟軻鄒人也不紀其字故趙氏云字則未聞焉後世或云字子輿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是也者案春秋隱公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註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儀父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說文云鄒孔子鄉也一云鄒魯附庸之國云國近

魯者案左傳哀公七年公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又曰魯擊柝聞於邾杜註云范門邾郭門也是為魯所并云為楚所并者案史記云魯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是又為楚所并或曰孟子

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

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或曰至他國正義曰此敘孟子為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其說在孟姓之段云仕於齊葬於魯者公孫丑篇之文也春秋定公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叔孫佻如齊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欲以諸侯去之杜預云欲求諸侯以逐三桓後至魯頃公時魯遂絕祀由是三桓子孫衰微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

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孟子自幼至長之事也案史列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

戲乃賈人銜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孟子自幼至長之事也案史列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

戲乃賈人銜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孟子自幼至長之事也案史列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

戲乃賈人銜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孟子自幼至長之事也案史列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

戲乃賈人銜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孟子自幼至長之事也案史列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

斷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子思遂成名儒又案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所于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故趙氏云尤長於詩書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

道陵遲隳廢異端竝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

時惑眾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

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周

之末至亂朱正義曰此敘周衰戰國縱橫之時大道陵遲也案太史公曰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遷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於是僭端見矣自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分晉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不討海內爭於戰攻於是六國盛焉其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

說起故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於是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楊朱墨翟以兼愛自為以害仁義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序詩書述孔子之意當此之時念非孟子有哀憫之心則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沉小而正道鬱塞仁義荒怠佞偽竝行紅紫亂朱矣揚雄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云湮微者湮沉也微小也云壅底者言正道鬱塞而不明也云仁義荒無者釋名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惡含忍也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莊子云愛人利物之謂仁楊子云事得其宜謂之義尚書云無怠無荒孔註云迷亂曰荒怠懈怠也云佞偽馳騁者論語云仁而不佞孔云佞口辭捷給為人所憎惡者說文云偽詐也馳騁奔走云紅紫亂朱者論語云惡紫之奪朱也孔註云朱正色紫間色案皇氏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駸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木尅土土色黃竝以所尅為間故綠色青

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色赤火尅
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
西為金金色白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
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尅火火色赤故紫色
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
黃土尅水水色黑故駟黃色黃黑也是正間然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

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

能聽納其說於是至其說正義曰此敘孟子周流聘世時君不聽納其說也言孟子心

慕孔子徧憂其世遂以儒家仁義之道歷遊諸侯之
國思欲救濟天下之民然而諸侯不能尊敬之者孟
子亦且不見也雖召之而不往以其不肯枉尺以直
尋十寸曰尺八尺曰尋史記云孟子道既通遊事齊
齊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皆以孟子
為迂遠而闊於事情而莫有能聽納其說者

孟子

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

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

聞焉是故坐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

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子至著明也正義曰此敘孟

子自知道不行於世恥沒世無名聞故慕仲尼託之
空言而載之行事也言孟子生於六國之時當衰周
末又遇漢之未興上不得輔起唐虞二世之治下不
能伸夏商周三代之風化自愧沒一世而無名聞所
以坐法言以貶後人故託慕仲尼周流憂世既不遇
乃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而作此七篇也趙氏意
其然乃引孔子之言而明孟子載七篇之意也云蒼
姬者周以木德王故號為蒼姬姬周姓也云炎劉者
漢以火德王故號為炎
劉劉高祖之姓氏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

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

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

不載於是至不載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著述篇章之數也史記云孟子所于者不合退而與

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云二百六十一章者合七篇之章數言也據趙氏分章則梁

惠王篇凡二十有三章公孫丑篇凡二十有三章滕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六十一章萬章篇凡

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有六章盡心篇凡八十有四章總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云三萬四千六

百八十五字者合七篇而言也今計梁惠王篇凡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十字滕

文公篇凡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篇凡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十字告子篇凡五

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凡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而計之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云包羅天地

至靡所不載者言此七篇之書大而至於天地微而至於昆蟲草木又次而至於性命禍福無有不載者

也然而篇所以七者蓋天以七紀璇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

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

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帝王公侯遵之則可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已

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

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帝至浮雲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之書為要者也言上而帝王遵循之則可以興升平之治次而公侯遵循

之則可以頌清廟云頌清廟者言公侯可以此助祭于天子之廟也詩有清廟之篇以祀文王註云天德

五子疏 頁辛平六 又古周

清明文王象焉故祭而歌此詩也箋云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欽君父主其忠信守志厲操者儀而法之則可以此崇其高節而抗富貴如浮雲云帝王公侯卿大夫士者蓋帝以德言王以業言卿有諸侯之卿有大夫之卿士有中士有下士公侯是周之爵所謂公侯伯子男凡有五等是也自帝王以下言之則有公侯自公侯以下則有卿自卿以下則有大夫自大夫以下則止於有士也

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有風人二雅之言為亞聖者也如對惠王欲以與民同樂故以文王靈臺靈沼為言對宣王欲以好貨色與百姓同之故以太王厥妃為言論仁則託以穀為喻論性則託以牛山之木為喻是皆有風人之託物言也云二雅之正言者如引他人有心于付度之乃積乃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凡

此之類是皆有二雅之正言也故可謂直其辭而且不失之倨傲曲其辭而且不失之屈枉而孟子誠為間世亞聖之大才者也言孟子之才比於上聖人之才但相王天而已故謂亞聖大才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

易作春秋

孔子至春秋正義曰此敘引孔子退而應聘諸國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又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預曰於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云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者案世家云魯定公五年季氏潛公室陪臣執國命是以魯大夫以下皆潛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

焉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乃上采契后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哀十四年春狩大野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商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曰後世知丘者其惟春秋罪丘者亦惟春秋

擬聖而作者也

而

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擬孔子之聖而著述焉案馬遷

作列傳云孟子遊仕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以退而序詩書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篇也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

五經之館鎔六藝之喉衿也

七十子至衿也正義曰此敘引孔子弟子

記諸善言而為論語也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集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鄭註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述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論也語者鄭註周禮云答述曰語此書所載皆仲尼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字下館鎔者車軸頭鐵也說文云車鍵也喉衿者說文云喉咽也衿衣領也言論語為五經六藝之要如孟子之書則而象之此敘孟子比鎔鎔與夫喉衿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論語之書是亦鎔鎔喉衿

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子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

論 衛靈公至遇哉正義曰此敘孟子作七篇則象論語之旨意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此論語之文也案左傳哀公十一年云云在孔子自衛反魯段云俎豆者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商以楨周以房俎鄭註云椀斷木為四足而已巖之言廢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楨之言根楨也謂曲撓之也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氏以楨豆商玉豆周獻豆鄭註云楨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楨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說在梁惠王篇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是亦論語之文也案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言孔子謂天授我以德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云魯臧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說在惠王下篇凡此者是皆旨意合若此類者甚

眾故不特止此而已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

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

放而託之者也 **論** 正義曰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尚

十一卷時合此四篇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

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

籍得不泯絕 **論** 孟子至泯絕正義曰此敘孟子之書

道之不行遂著述作七篇之書既沒之後先王之大道遂絀而不明於世至嬴秦并六國號為秦始皇帝因李斯之言遂焚書坑儒自是孟子徒黨盡矣秦紀云秦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是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之事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請守尉雜燒之
所不去者惟有醫卜種藝之書故孟子之書號為諸
子以故篇籍不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

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

以明事謂之博文

漢興至博文正義曰此學孟子之書自漢而行也案漢書云高

皇帝誅項羽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禮弦歌之
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敘之國哉於是喟然興於
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惠
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皆武功臣莫以為意至孝
文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出于屋壁詩
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
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
博士以至于後漢惟有五經博士博士秦官掌通古

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漢武建元五年初置
五經博士宣帝黃龍九年增員二十人自是之後五
經獨有博士訖于西京趙岐之際凡諸經孟子長於
通義皆得引孟子以明事故謂之博文也

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

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

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

正義曰此敘孟

子作七篇之書長於譬喻其文辭不至迫切而趙岐
遂引孟子說詩之旨亦欲使後人知之但深求其意
義其旨不特止於說詩也然今之解者孟子以來五
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而不同矣

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

正義曰此言孟子七篇之書自孟子既沒之後

至西京趙岐已五百有餘年傳七篇之書解者亦甚衆多也

余生西京世尋丕祚

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
遭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
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
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
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
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
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縕奧難
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

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
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
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

亦宜乎

疏 余生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是趙岐自敘已意而爲孟子解也言我生自西漢之京

若以世代根尋其祚其先與秦共祖皆顓帝之裔孫
也其後子孫造父爲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以功封
趙城後因氏焉故其來端有自矣在幼少蒙義方教
訓之以先王典籍及五十之歲間乃零丁嬰戚于天
是其時遇迍邐之險難遂詭詐其姓氏逃遁其身經
營治身於八紘之內至十餘年心神形色莫不焦瘁
疲瘵謂何勤如此之甚曾因息肩弛負擔於濟岱之
地或有溫故君子有雅德者憐我勤苦焦瘁見我頭
白遂訪我談論以稽考古人仍慰我以大道然於困
吝之中其精神亦且遐漂未有歸定聊欲係志於筆

孟子疏 是發解 漢古
墨以亂思遺我老也思其六經皆得先覺之賢士釋
而辯論之亦已甚詳於儒家獨有孟子七篇之書其
理蘊奧深妙難造宜在於聖智條理之科於是乃申
述已之聞見驗以六經之傳斷為章句具載本文章
章別為意旨分七篇作上下篇為十四卷究極而言
雖不敢當於達七然於初學者資之亦可以曉悟其
疑惑其有是非得失愚亦未敢審實後之有明哲者
如見其有違理疑闕者改而正之是其宜也云為之
章句分為上下凡十四卷者各於卷下有說此更不
言丁公著案漢書趙歧本傳云趙歧字邠卿京兆長
陵人也嘗遇疾甚誠其子曰吾死之後置一圓石安
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歧有志無時後疾瘳仕
至太僕卿嘗仕州郡
以廉直疾惡見憚焉

孟子註疏題辭解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

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

句上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總而言之則孟子為此書之大名梁惠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七篇之首也此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此上卷只有七章一章言治國以仁義為名二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三章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養生喪死之用足備四章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者人則歸之七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之事其餘十六章分在下卷各有言說大抵皆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為篇章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既以梁惠王問利國為章首遂以梁惠王為篇名公孫丑以下諸篇所以次當篇之下各有所說

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之絕也又言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句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云梁惠至例者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夷狄其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獻公卒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武子生悼悼生羸羸生魏獻子子生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文侯卒子擊立為武侯武侯卒子罃立為惠王惠王二十一年齊趙共伐我邑於是徙都大梁然則梁惠王是武侯之子名罃諡曰惠諡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為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雄之王也云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季氏之篇者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名篇也趙岐所以引而為例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

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

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

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為寡人興利

除害者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

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利

之患矣因為王陳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

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

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萬乘之國

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

取其萬乘者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

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

其終亦皆弑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當言國

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也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

利孟子復申此者重歎其禍也

義曰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為名也孟子見梁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見惠王也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者王號也以業為言也曰發語詞也叟尊老之稱也言惠王尊老孟子也惠王尊孟子曰叟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相將亦有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乎者况外物不可必又非可止於一事耳故云亦與論語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同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孟子答惠王也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孟子道以利益而已上利以財利為言下利以利益為言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者是孟子託言也言惠王今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家為大夫既欲利益其家則為問我曰何以利益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假使上至王之士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假使上至下至於士庶人皆且取其利益而國必危亂喪亡矣王以國為問大夫以家為問士庶人以身為問者王稱國故以國問大夫稱家故以家問士庶人無稱故

以國弒其君者必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言上下交取其利而國喪亡者是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無他焉則千乘之家欲以萬乘之利為多也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所弒也亦無他焉是百乘之家欲以千乘之利為多也云弒者自下殺上謂之弒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者孟子言凡欲天子之萬乘者且於其內取千乘而為天子之諸侯欲諸侯之千乘者且於其內取百乘而為天子之大夫是亦不為少矣何必交相爭奪慕多為勝邪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者孟子言且令臣庶皆後去其仁義而先且以自利則不交相殺奪故不足自飽饜言必殺奪如千乘奪取萬乘百乘奪取千乘然後為飽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者孟子言未有心存乎仁而遺棄其親者亦未有存義而後去其君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者孟子重嗟歎其禍故曰王今亦當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特止言其利一說云是惠王悟孟子

之言為是而以已言為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云孟子至見之正義曰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惠王以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是也辭也至之魏正義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云去齊之魏者案史記列傳云孟子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乃適魏是也征取也至俱也正義曰征正也蓋言君子至於利也非釋之而弗取也特不可交征而正取之爾猶季氏聚斂以弱魯趙孟資之傾晉之類故也引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者證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亡之意也孔子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也云交俱也蓋云俱皆也萬乘至萬乘者也正義曰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

大者也是為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
 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
 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
 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
 故稱萬乘之主云夷羿弑夏后引之以語千乘取
 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魯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太康
 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
 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後為少康所滅註云夷羿
 者左傳襄四年杜註云夷氏也故云夷羿云齊崔
 衛甯晉六卿等正義曰此引之以證百乘取千乘也
 齊崔崔杼為齊之大夫語云崔子弑齊君襄公三十
 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甯甯喜也為衛大夫
 史記世家衛獻公十八年甯惠子與孫文子逐獻公
 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甯共立定公弟秋為
 衛君是為殤公殤公十二年為晉平公所執獻公復
 入衛後元年誅甯喜又襄公二十六年書甯喜弑其
 君剽是也六卿魏獻子與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

行氏子范獻子六人是也史記世表云昭公二十八
 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故也周
 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蓋言周之所制也王制云
 君十卿祿是也云鍾量名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
 釜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是也
 苟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苟子之不欲苟能正
 其身之苟同云厭者說文云饜飽也字從厭從
 食也飽則厭食也此一章遂為七篇之首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註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

顧視禽獸之衆多其心以為娛樂誇咤孟子曰賢者

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註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修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

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詩云經始

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

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眾民並來治作

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眾民自來趣之若

子來為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攸麀鹿濯濯白

鳥鶴鶴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

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

而澤好而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在池沼魚

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文王以民力為

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

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為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

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

所為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古之人與民偕

樂故能樂也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

得其樂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湯誓尚書

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

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

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

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

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子見梁惠王至豈

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也孟子見梁惠

王立於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者是孟子在梁時見惠

樂此乎者是惠王稱譽孟子為賢者問孟子亦樂此

池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乎云乎意恐孟子樂與

不樂所以云乎而作疑之辭也孟子對曰賢者而

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者是孟子答惠王言

惟有德之賢者為君然後得樂於此如君之不賢雖

有此鴻鴈麋鹿之顧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者至魚躍是孟子為王誦此靈臺之詩以證賢者而

後樂此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際眾民

皆作治之故臺不期日而有成言其成之速也既成

之速文王未嘗亟疾使民成之用如此之速也是眾

民自然若子來如為父之使耳故如此之速也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者言文王在靈

囿之時鹿鹿皆安其所而伏臥以懷其妊又且不驚

動非特不驚動又且濯濯然而肥飽非特鹿鹿之肥

飽其於白鳥又且鶴鶴然而肥澤也鹿鹿牝鹿也王

孟子

卷之十一

梁古

王之德化亦樂其有之行如神靈之所至故謂其臺沼必曰為靈臺靈沼凡此者無他焉是眾民感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魚鼈禽獸之多以奉養文王也此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者言古之賢君如此文王與民同其樂故能得此臺池之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孟子引商書謂桀於是時無道暴虐百姓故百姓皆欲與湯王共伐之湯於是往伐臨於眾中誥誓之曰是日桀當大滅我與女眾共往滅之一云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桀云故湯誓引而言之也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日曷有亡哉日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者是孟子首對惠王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故引此桀而證其言也言桀為不賢之君民亦欲與湯共伐之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享其此樂哉言不能得樂也

註云詩大雅至成之也正義曰周詩大雅篇名曰靈臺註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文上受命于周作邑于豐立靈臺又

案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

註言文王至使之也正義曰案靈臺之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眾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註云鹿鹿至澤好正義曰毛詩註云鹿鹿牝鹿也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箋云攸所也言所遊伏毛註云濯濯娛樂遊也鶴鶴肥澤也

註文王至魚鼈正義曰詩註云沼池也物滿也箋云靈沼之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註云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名也案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偕亡駟註曰尚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註云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皆亡欲殺身以喪桀是也檀弓云子卯不樂鄭

註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註王侯自稱孤

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

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

凶亦然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

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

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

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刃

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

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音也兵以鼓進

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

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

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曰王知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

鄰國也孟子曰王知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

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

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

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使

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

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罟密網也

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

尺不得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

桑墻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

不食肉不飽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

饑矣

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

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

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

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庠序者教化之宮也

殷曰序周曰庠謹修教化申重孝弟之義頒白者斑也

頭半白斑斑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白者不

負戴於道路矣

孟子流

卷之二十一

負戴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

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

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言人君但養狗彘使食人

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云莩

有梅萼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

周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

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

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

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

至焉

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

皆可致也

梁惠王曰至民至焉正義曰此章言王

也王侯自稱曰寡惠王與孟子曰寡人之於國盡其

心而為民耳矣耳矣者言至極也言河內凶荒我則

移徙民於河東之地河東粟多我則移之於河內河

東之地凶荒我則又如此而移民故曰亦然也察鄰

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察詳視也言詳視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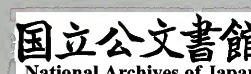
之君無有似寡人如此之用心者然而鄰國之人民

不加益其損寡人之人民不加益其多是如之何故

曰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遂以此

而問孟子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是孟子答惠

王言惠王心好征戰故孟子請以戰事比喻而解王



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
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者是
孟子言戰事之語也填塞也又滿也趙氏云鼓音蓋
言鼓音之克塞洋洋而盈滿也言鼓音既克塞盈滿
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刀鎗既以交接兵刃既交接乃
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之間而止或
五十步之間而止以五十步之間而止者則笑走至
百步之間而止者則王以爲如何曰不可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惠王答孟子言凡征戰之際鼓音既填
然則不可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相笑走也雖有走
或只止於五十步或有止於百步言其但自棄甲曳
兵而反走者是雖止於五十步不至於百步然皆是
走也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故曰直不百步耳是
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者是孟
子答惠王言惠王如能知此不可以五十步笑百步
則王無更望其國民加多於鄰國也意謂王既好征
戰而殘民而以轉粟移民爲盡心欲望民加多於鄰
國是亦五十步笑百步之走者也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至不王未之有也者是皆孟子又爲王陳其王
道也言使民無違奪其春耕夏耘秋收三時之要則
五穀豐盛饒穰雖勝食之多亦不可盡也密細之網
不入於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草木零落之
時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長之時入之則材木不可勝
用也穀與魚鼈既不可勝食材木既不可勝用是使
民得以養生喪死無怨恨於不足也五畝之宅栽墻
下以桑則年至五十之老可以箸其絹帛雞豚狗彘
不失其養字之時則年至七十之老可以食其肉百
畝之田不奪其耕耨之時則七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凡云可者但得過而已未至於富足有餘也謹庠序
教化之宮以申舉孝悌之義而富以教之則頭斑斑
然而半白者不自負戴於道塗之間矣無他人皆知
孝悌之義爲之壯者必代之爾故曰斑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是則五十之老足以衣帛七十之老足以
食肉而黎庶之民故不飢不寒然而君上能如此而
民不歸往而王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狗彘食
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者是
孟子以此諷惠王也言人君但養其狗彘而食人之
所食而王不知檢斂道塗之間有餓死者而王不知
發倉廩以救賑之見其人死則推之曰非我之罪是
歲之罪也言是歲之凶荒而疫死之也是何異於執
其兵器而刺殺人而曰非我殺也是兵器自殺之類
也王無罪於歲則天下之民至焉者是孟子諷之而
又誠之也言王儻人餓死不歸罪於歲但責已而改
行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往而至焉耳為惠王好征戰
以糜爛其民故以此諷之禮云王侯自稱孤寡正義
曰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在凶服曰孤老聃
云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也魏舊在河東至河
內正義曰案地理云魏地背鰲參之分野其界自高
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
其地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云戰事正義
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皆陣曰戰杜預云堅而有備
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填鼓音兵以鼓進
以金退正義曰賈逵云填塞也滿也禮云色容填填

史云車馬駢填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案周官大司
馬辨鼓鐸錡鏡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云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鼓行鳴錡車
徒皆行鳴鏡且御是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
其要時正義曰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
內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
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語
云使民以時包註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荀卿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
絕而百姓有餘食是五穀不可勝食也數畧至不
得食正義曰釋云數密也畧網也荀子曰網畧毒藥
不入澤沔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
餘用註云食足之外可貨易也時謂至有餘正義
曰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
陰木鄭註云陽木春夏生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
屬一云陽木生山陽在南者陰木生山陰在北者荀
卿曰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
材也廬井至衣帛矣正義曰案周禮云乃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地夫一廛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菜謂休不耕者鄭玄云廛城邑之居漢志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爲廬舍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居富而教之之大畧也王制云五十異糧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是古者五十乃衣帛矣言人君至救之也正義曰餓死者曰萃詩曰萃有梅萃零落也者案毛詩而言也毛詩云萃落也箋云梅實尚餘而未落是其解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杖也曰無

以異也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

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王復曰梃

刃殺人與政殺人無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言人君

如此是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虎

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

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註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

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

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孟子陳此以

教王愛其民也 **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

蓋言王者爲政之道在生民爲首也梁惠王曰寡人

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也孟

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者是孟子答惠王

故託此而問惠王言殺人以杖與刃有以各異乎云

乎者是又孟子未知惠王以爲如何故疑之也曰無

以異者是惠王答孟子之問言以杖殺人與刃殺人

無以各異是皆能殺人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者孟

子復問以刃與政殺人有以異曰無以異也者惠王

復曰政之殺人與刃之殺人亦無以異也言致人死

則一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是孟子之諷惠王也言庖廚之

間有肥肉棧廄之中有肥馬而民皆有飢餓之顏色

郊野之間又有餓而死者此乃是王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

人惡在其爲民之父母也者孟子言獸畜自相食如

虎狼食牛羊且人猶尚惡見之况爲民之父母其於

行政以治民尚不免驅率獸而食人安在其爲民之

父母也言行政如此不足爲民之父母也仲尼曰始

孟子流

卷之七 十六

及古聞

公季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杜預曰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鳥之篇以哀三良是也孟子諷之故曰如之何使斯民飢餓而死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韓魏趙本

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莫強焉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

可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

百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

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

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

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彼謂

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

為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乎故曰仁者

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已修仁政則無敵矣王

請行之勿有疑也

注 梁惠王至勿疑正義曰此章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梁惠

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天下歸之也梁惠王欲問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為天下之最强叟必知之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者是惠王言晉國逮及寡人之身東則見敗於齊而殺死其長子西又喪去其地於秦七百里南又常受辱於楚寡人心甚愧恥之今願為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當如之何謀則可以洗除此恥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是孟子答惠王言古之聖君其地但止於百里尚可以王天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者是孟子言王自今能施仁政以及民又省去其刑罰輕其稅斂使民皆得深耕易耨壯者以閒暇日修孝悌忠信入閨門之內以奉事其父兄出鄉黨之間以奉事其長上凡能如此雖作一

捶挺亦可以鞭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然以秦楚有堅甲利兵而以一挺可鞭撻者蓋秦楚常違奪其農時使民不得耕耨也故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父母又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者言民既不得耕耨以奉養父母則為父母者被寒凍飢餓兄弟者與妻子者皆離背散亡彼秦楚陷溺其人民如此而王往彼正其罪夫更誰敢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者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者是孟子請惠王行此仁政而往正其罪而無敵如所謂仁者無敵是也遂請之行而無更遲疑也前所謂閒暇日者蓋言民於耕耨田地之外有休息閒暇之日也**注** 韓魏趙至強焉正義曰案史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智伯于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為三晉是為強國云東敗於齊而喪長子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遂大興師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

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南則常辱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註襄謚也魏

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

焉註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

問曰天下惡乎定註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

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註孟子謂仁政

為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

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

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

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

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

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

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

矣誠如是也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

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孟子見梁襄王

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

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

而不見所畏焉者是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曰

遠望之襄王而不似人君言無人君之威儀也就而

近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者是孟子語於人言襄王卒暴而問

我曰天下誰能定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對之曰定

天下者在乎仁政為一者也孰能一之是孟子言襄

王又問誰能仁政為一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者

是孟子言我復答之唯不好殺人者能以仁政為一

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好殺人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與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者是孟子比喻而解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苗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則乾旱而無水苗於是枯槁上天油然而起雲沛然而降雨則枯槁之苗又浡然興起而茂其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有如此苗而興茂誰能止之也又言如有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之誰能止之而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至誰能禦之者是孟子因比喻苗而解王之意又以此復詳明之欲使襄王即曉之也言今天下為牧養人民之君未有不嗜殺人者之言皆好殺人若之矣誠如此上言之者則民皆延頸而望上以歸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無人能止之也

襄論也至威儀正義曰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赫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諡曰襄

諡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正義曰周之時蓋以子之月為正夏之時建寅之月為正是知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諡也宣王

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必義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

孟子 卷之十 湯古

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註既

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

王問霸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註王曰德行

當何如而可得王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註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

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註王自恐德

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註孟子以為如王之性可

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註王問孟子何以知吾

可以保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

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

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註胡齧王左

右近臣也觶觶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

血塗其釁郊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

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

胡齧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克之否曰有之註王曰

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註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

孟子

卷之十 四

及古

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
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
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
地故以羊易之也

註

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

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卽見其牛哀之釁鐘
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
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則牛羊何擇焉

註

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

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
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註

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已

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
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註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
也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
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
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
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
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
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
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
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王曰我
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
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係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
爲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

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曰不爲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
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
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
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
類也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

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註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註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已以加於人而已故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註大過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註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註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度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註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註王言不

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矣曰王之

所大欲可得聞與註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

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笑而不言註王意大而不

敢正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

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

哉註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

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為是也註王言我不為是也曰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

而撫四夷也註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莅中

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

魚也註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

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

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註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

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註孟子言盡

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

魚者也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鄒人與楚

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

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

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蓋亦反其

本矣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今王發

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

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

之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

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

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曰無恒產而

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

子爲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
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
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
常善之心也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註民誠無恒心放溢辟
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
羅罔以罔民者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註
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是故明君
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

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

也輕註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

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

暇治禮義哉註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

暇修禮行義乎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註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

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

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

也

註

齊宣王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者之事也齊宣王問曰齊桓

也諡為宣言齊宣王問孟子曰齊桓公小白晉文公

重耳二霸之事可得而聞之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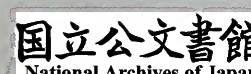
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者

是孟子答齊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門徒無有道及桓文二霸者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故臣于今未之曾聞知也云臣者是孟子對王而言故自稱已為臣也無以則王乎者孟子言無以問及必犧以來至文

武周公之法尚當以王者之道為問耳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者齊宣又問孟子言德當何如則可以為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當安民而為之王則天下之民莫之能止禦之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者宣王又自問只如寡人之德可以安民乎王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也曰可者孟子言如王之德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又問孟子何緣而知吾之德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王見之曰牛何之至以羊易之者是孟子因胡齧之言而答宣王之問也胡齧王之左右近臣言嘗聞胡齧曰王坐於廟堂之上有牽牛自堂下而過者王見之而問牽牛者曰其牛牽去何所牽牛者對之曰相將以為釁鐘也王對牽牛者曰舍去之我不忍其牛之恐慄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牽牛者又對曰如若王之祭鐘之禮何可得而廢以羊更易之而已不識有諸者是孟子又未知齊宣王還是有此言故問宣王曰

不識有諸曰有之者宣王答孟子以為是有此言也
 曰是心足以為王矣者孟子於此言知王有此不忍
 之心故足以為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
 之不忍也者孟子言然百姓盡以王為愛財也臣素
 知王有不忍之心故如此也王曰然者宣王復亦自
 謂百姓是有此疑也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
 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
 之也者宣王言誠有百姓以我為愛財者齊國雖曰
 褊小狹隘我亦何獨止愛其一牛即是不忍見其牛
 之恐慄如無罪而就於所死之地又為釁鐘不可廢
 故以羊更之也宣王必以羊易牛者以其羊之為牲
 次於牛也故以羊易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
 愛也以小易大微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
 則牛羊何擇焉者孟子對宣王言王無怪百姓皆謂
 我為愛財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彼百姓之人安
 知王以為不忍見其恐慄又為釁鐘不可廢故以羊
 易之之意也彼必曰王若隱痛不忍見牛若無罪而
 就所二之地則牛與羊何擇焉言羊之與牛是皆若

無罪而就死也何獨擇取其牛而以羊就死也王笑
 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
 姓之謂我愛也者宣王自笑以其已之心不如是
 故笑之也笑而言曰儻如此者是何心哉然我非愛
 其財故以羊易牛也云此者宣王又疑孟子亦以為
 然故以此言復答之也宜乎百姓不知我之意而謂
 我愛財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
 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者孟子復解王之自責之
 意也言如此亦無傷害於為王也此亦為仁之一術
 耳無他是見其牛之觳觫未見其羊之觳觫也凡君
 子之於禽獸見其生貌則不忍見其就死聞其鳴聲
 則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人凡於庖廚烹炙之事
 所以遠去之也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
 子之謂也者是宣王見孟子解其已意故喜悅之而
 引詩之文而言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小雅
 巧言之詩也宣王引之而為如夫子之所謂也云夫
 子者宣王尊孟子為夫子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



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宣王言我
 既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已而不得其心之所之
 自今夫子言之於我心中戚戚然有動也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雖有是心其所以得契
 合於王者是如之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
 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
 見輿薪則王許之乎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解王
 也言今有人復白於王曰我力能舉得三千斤之重
 而不能舉一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觀視其秋毫之末
 銳而不能見一大車之薪木則王信乎否乎曰否者
 是宣王答之曰凡如此云者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諷
 之也言今王有恩德足以及其禽獸而其功績不至
 於百姓者王獨以為何如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
 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
 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者孟子又言
 苟如是一羽之輕所以不能舉者為其不用力也一
 車薪之大所以不見之者為其不用明也今百姓所

以不見安者為其不用恩也故王之所以不為王是
 王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以異者是宣王問孟子言不為與不能二狀何以為
 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
 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是折枝之
 類也者是孟子又以此比喻而解王問不為與不能
 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過北海而語人
 曰我不能挾太山超北海此真不能也如為長者按
 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為長者按摩手節是恥見
 役使但不為之耳非不能也今王之所以不王非是
 挾太山超北海之類也是不為長者折枝之類也以
 其不為之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者是孟子欲以此教宣王也言敬
 吾之所敬以及他人之所敬者愛吾之所愛以及他
 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治天下之大止如
 運轉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者是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文也言文王自

正于寡妻以至正于兄弟自正于兄弟以至臨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舉此心而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者孟子言為君者但能推其恩惠故足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大過強於人者無他事焉獨能推其所為恩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詩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及御于家邦是其善推其所為之意旨故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言非王不能但不為耳故復云然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者孟子又託物而諷王也言為之權與度然尚能知其輕重長短其權度之為物也然尚皆然而人心又甚於權度故請王自忖度之耳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者抑辭也與語曰抑為之不厭之抑同孟子又以此數事而測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與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即戎不以為危事外結怨於

諸侯如此且然後快樂其心與王曰否者宣王答之以為不如是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數事我但將以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者是孟子欲知王之所大欲故問之曰王大欲可得聞而聞之乎王笑而不言宣王知已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至不足使令於前與者是孟子又以此四事而測王所大欲也言王之所大欲是為其肥甘之味不足以供於口與抑是其聲音之樂不足供聽於王之耳與便嬖之幸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采色之飾不足以供視於王之目與然此數事而為王之諸臣者皆足以供奉王矣而王豈用為此者與故繼之曰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王曰否吾不為是者宣王答之曰我不為是四者之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者孟子言如是則王之大欲我今可知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者孟子知王以此為所大欲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者孟子言王如若以此欲開闢其土地而求其廣又欲

朝秦楚之諸侯以臨莅其中國而撫安四夷爲所大
 欲是若緣喬木之上而求其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
 者宣王亦謂已之大欲若此求魚之甚與曰殆有甚
 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者孟子言王如此大欲殆
 有甚於緣木求魚也緣喬木而求魚雖不得魚又且
 無後災難所及而王如若以所欲假使盡心力而爲
 之後亦必有大災難所及也曰可得聞與者是宣王
 又問孟子欲求知其大災難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
 王以爲孰勝者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鄒之小
 國與楚之大國戰則王以爲誰國勝之曰楚人勝
 者宣王答孟子以爲楚之大國人勝之也曰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
 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國固不可以敵大國人之寡少固
 不可以敵人之衆多劣弱固不可以敵強悍也海內
 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
 鄒敵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九
 而齊國但集而有一且以一而服八是何比異於鄒

國之小而敵楚國之大哉言與此無異也王如欲服
 之蓋當反行王道之本耳故云蓋亦反其本矣今王
 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者孟子於此教宣王王道之
 本也言今王發政而施仁使天下爲之佳者皆欲立
 於王之朝廷耕者皆欲耕作於王之郊野商賈皆欲
 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塗凡天下欲疾
 惡其君者又皆欲犇赴王而告愬之其如此天下皆
 歸之誰能止禦之也商賈漢書云通利鬻貨曰商白
 虎通云賣曰賈行旅者師旅也說文云軍五百人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者宣王欲孟子明其王道而教
 之也故曰我之惛亂不能進於此仁政願夫子輔我
 志以明白教我我也我雖不能敏疾而行之但請嘗試
 教之如何耳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
 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至未之有也者是孟子爲宣王陳王道之本而教之
 者也言無常生之業而有常善之心者惟士人爲能
 有之言士窮則獨善其身不求苟得故能有常心也



若民則迫於窮困不能守其常善苟無常生之業遂因之而無常善之心苟無常善之心則放辟邪侈之事無有不為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從而誅戮之是若張羅網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而以罔民而可為之也故明哲之君制別民之生產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則足以奉事父母俯而下之則足以畜養妻子豐樂之歲終身飽足凶荒之年又免其死亡然後驅率而從善教故其民從其善教亦輕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產仰則不足以奉養父母俯則不足以畜養妻子雖豐樂之歲終身又且勞苦而凶荒之年又不得免其死亡如此則民惟獨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閒暇而修治禮義哉言無及修其禮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之則何不反其王道之本五畝之宅至未之有也是又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其說已在於前此更不解也宣諭也至齊也正義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云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為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諡曰宣諭法云善問周達曰宣云齊桓公小白者莊公八年左傳云齊僖

公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弑君自立九年春弑無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入於是立為桓公元年史記云桓公小白元年春齊弑無知五年與魯人會柯七年始霸會諸侯於鄆云晉文為元年又云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二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重耳者乃獻公娶於戎得二女犬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重耳於蒲城二十六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又立小戎所生夷吾者為晉惠公七年重耳聞管仲死自狄之齊十四年惠公夷吾卒遂立重耳為晉文公九年任在位卒云孟子不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者案史記列傳已說在梁王段云必義至聞也正義曰必義古帝王氏也即伏犧氏也五霸者即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崔李云夏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是也謂之霸者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案國語亦然荀子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之證

也釋文云穀觶死貌是也云周禮大祝逆牲逆尸令鐘
 鼓者鄭司農云墮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墮釁
 後言逆牲容逆鼎是也蓋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
 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
 類也云天府云上春釁寶鐘及寶器者寶鐘寶器玉
 瑞玉器之美上春孟春也又言釁謂以殺牲以血血
 之也蓋釁之法其來有自矣周之所釁又非止此而
 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子於邦器小人於龜器雞人
 於雞大祝逆牲小祝祈號皆在所釁也釋文云愛畜也正
 義曰釋文云畜愛盪也字法從來向來來也來者向
 而藏之故田夫謂之畜夫音廩書云畜夫馳是也
 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
 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重一千五百二十
 銖四鈞為石重百二十斤以此推之則百鈞是三千
 斤也釋文云太山北海近齊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地南
 有大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是也釋文云權銖衡至度物

也正義曰權重衡平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
 釋文云銖平木器又曰銖衡也權秤錘也度者分寸
 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
 巨黍中者子穀穀子在地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言
 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一黍之廣度之九十
 分黃鐘之長為十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
 十丈為引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
 丈存焉釋文云八口之家次上農夫正義曰王制制農田
 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孟子云
 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是
 也此云八口之家所以特指次上農夫
 者而已斯亦舉其次而見上下之意耳

註疏解經卷第一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下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別為第二卷也故云梁惠王章句下今據此卷

章指凡十六章一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二章譏王廣囿專利以嚴刑陷民三章言聖人樂天事小以勇安天下四章言與天下同憂樂者不為慢遊恣溢之行五章言齊王好色好貨孟子推以公劉太王好貨色與民同之六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七章言人君進賢退惡八章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九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十章言征伐之道在順民心十一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十二章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害及其身十三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

民心與之守死善道十四章言君子之道正已在天強暴之來非已所召獨善其身而已十五章言太王居邠權也效死弗去義也十六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於天不尤人也凡十六章合上卷七章是梁惠王篇有二十三章矣故各於卷首總列其章目而分別其指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

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

其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

王有是語不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

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

王言我不能好先聖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

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

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

得聞與王問古今同異之意寧可得聞之與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

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

與眾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孟

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眾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衆王言不若與眾人共聽樂為樂臣請

為王言樂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眾人樂樂狀今

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為

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

執籥以節眾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

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

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

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

窮極而離散犇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

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

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

之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

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

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

莊暴見孟子至則王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君田獵以

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也暴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王語暴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答之曰好樂何如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孟子答莊暴

之問也言齊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自見莊暴言好樂之後他一日見於齊王而問之曰王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否乎孟子稱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其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憤怒之色蓋憤莊暴言已之好樂於孟子也故答孟子曰寡人不能好古聖王之樂故聖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但能直好世俗樂耳如鄭衛之聲是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者孟子復對王而言也言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幾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以對莊子對之齊王則止曰齊其庶幾乎者蓋對莊子則稱其國及對齊王故不必稱國焉耳今之樂猶古之樂者是孟子見齊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故以此言今之樂亦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為樂耳遂以此問之曰可得聞與者是

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問寧可得而聞知之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者是孟子欲以此問王使
 王知與民同樂為樂為樂也故問之曰王獨作樂為樂
 邪與人同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者是齊王答孟子
 亦以為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為樂也曰與少樂樂
 與眾樂樂孰樂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為樂
 與眾人同樂為樂孰樂邪曰不若與眾者齊王亦復
 答孟子以為不若與眾人同樂為樂也臣請為王言
 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眾同樂之意乃為王陳
 其獨樂與眾同樂之効故不待王問而自請言之也
 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獨樂與
 眾樂樂之文也言今王鼓作其樂於此國也百姓之
 人聞王鍾鼓之聲與管籥之音舉皆疾痛其頭又感
 頰愁悶而相交告曰我王之好作樂為樂發賦徭役
 使我至於此之極也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又
 皆離散之以此其如此故百姓所以頭痛感頰愁悶也
 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好舉皆感頰愁悶疾痛其首而相交告曰

我王之好田獵禽獸如何使我供給役使不得休息
 而至於如此之極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皆離
 散之然則王之鼓樂田獵而百姓皆如此者無他事
 焉是王之不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
 姓聞王鍾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皆欣然有喜色而
 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以能鼓樂於此言
 百姓皆欲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苟即庶
 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樂也又言今王田
 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
 美好舉皆欣然有喜色而相交告曰我王即庶幾
 近於無疾病又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強
 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
 皆如此欲王之康強者無他事焉是王能與民同其
 樂也言今王之能與民同樂為樂則為之王者矣云
 鼓樂者蓋鐘以止為體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所以
 謂之鼓樂也云音與聲者蓋鐘鼓言聲以其聲之單
 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
 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

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則聲音一也
別而言之則單出為聲雜比為音詩云嘒嘒管聲此
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
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安知
與眾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
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惑人心也孔
傳云鄭聲感人心其與雅樂同也
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鐘師掌金奏
註云以鐘鼓奏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
樂之大歌有九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
祓夏騶夏凡九夏是也故附于此云管籥籥或曰
籥若笛而有三孔者案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
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爾
雅云二十三管為籥風俗通云舜作竹籥以象鳳翼
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詩
云左手執籥蓋邶詩簡兮之篇文也註云籥六孔言
碩人多才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頤也頤
鼻頤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感其

鼻頤而愁悶也
田獵至犇走也正義曰釋云獵田
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
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
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羽旄者案左
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四年晉
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為旄為王者旂車之
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釋云全
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王言聞文王

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文有是言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

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

孟子疏
卷之六
游世閣
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註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

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圃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圃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圃為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圃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

為小不亦宜乎

註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

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註

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

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註郊關齊四境之郊皆

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

註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

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疏齊宣王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章譏王廣圃專

利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諸者是宣王嘗聞文王有圃方闢七十里故見孟子問之還是之否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之以為書傳之文有言也曰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怪之以為文王圃如此之闢大民猶尚以為之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宣王又問孟子言寡人之圃但方闢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為之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者孟子言文王之圃方闢七十里而採芻草薪木之賤人與獵雉兔獸者皆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與民同矣之故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也臣始至於境問

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臣言自臣始初
 至於王之齊境問其王國禁令然後乃敢入其國中
 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
 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
 宜乎者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王有苑囿
 方四十里之廣其有於中殺其麋鹿者如殺其人之
 罪而科之如此則是王為阱陷方四十里之廣於國
 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為大不亦宜之乎凡此是皆
 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天子之園方
 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王之
 國百里之國或者以謂有七十之里為苑囿是如之
 何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也
 七十之里之園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封
 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豈七十里之園特止山川不
 可食之地與彼有子虛者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園居
 其九是可食之地亦鞠為遊畋之地邪是安知周制
 之法與註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
 而園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

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
 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
 侯是文王繼父之業為西伯於岐邑也商之州長曰
 伯謂為雍州伯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
 王因之亦為西伯焉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園而民猶以為小也註郊關
 齊四境之郊皆有關者正義曰周官閭師掌國中及
 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
 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載師掌任土
 之法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
 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
 里為遠郊云四境郊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註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

子對曰有註欲為王陳古聖王之交也惟仁者為能

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註葛伯放而不

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允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

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鬻北狄疆者

今匈奴也太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

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

全其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

者也樂天者係天下畏天者係其國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係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係天

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係其國太王句踐是

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

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

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矚目曰人安敢當

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王請大

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

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註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

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

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

勇而已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註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

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

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

武王之勇也**註**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

順天道者故伐紂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註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

之不好勇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疏**齊宣

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賢者

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者

是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

者孟子欲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故答之曰有道也惟

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

時保之者是皆孟子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湯文也言

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大而奉事其小是故葛國之

伯不祭祀而湯且遺之牛羊而助之是湯事葛也文

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薇薄伐肆不殄厥慍是文
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國也惟智者乃能以小奉
馬而不免是故太王去邠避狄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
吳王夫差是勾踐事吳也勾踐越王也以大奉事其
小是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者也以小奉事其大以
其量時畏天者也故樂天者如湯文遂能安天下畏
天者如太王勾踐遂能安其國故詩之周頌我將之
篇有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言成王能欽畏上天
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
之而證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
宣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已意故答之曰大哉言矣
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
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
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答宣王言宣王也今請之無
好其小勇也夫按劍矐目疾視而號於衆曰彼安敢
當敵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只可以抵敵於一人
者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過徂甚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者此詩大雅皇矣之
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欲言文王之勇而陳于
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其詩蓋言文王赫然大怒
以整其師旅以止徃伐莒以篤厚周家之福以揚天
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
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
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文也孟子所以
又引此書云者蓋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言
天生下民而立之君師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助相
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在我天下安有敢違越
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
也者一人指紂而言之也言紂一人縱橫逆行其道
而不順其天故武王心愧恥之於是伐紂也凡此是
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故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
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葛伯放而不祀，至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為之耕，是其助之也。詩云：昆夷兇矣，惟其喙矣。謂文王者，蓋引大雅縣之篇文也。箋云：昆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柞楸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駢突也。喙，困也。趙註引此而證以解作文王事昆夷大與詩註不合。又云：太王避狄，文王伐昆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註云：昆夷，西戎也。是也。今據詩之箋云：乃曰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也。趙註引昆夷兇矣，惟其喙矣，蓋失之矣。獯鬻至其國也，正義曰：案匈奴傳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獯鬻、獯戎居於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徙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匈奴。

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稽而身自官事，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伐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周頌我將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箋云：于時於是也。言成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時，是其解也。疾視至敵者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瞋目而語，此庶人之勇，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大雅至小勇，正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遏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遏徂莒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眾，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尚書逸篇正義曰：案周書泰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趙註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為下文則其意俱通。故二解皆錄焉。衡橫也。至伐紂也。正義

孟子

卷之十一

梁惠

曰周書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是也釋文云衡橫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註雪宮

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

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孟子對曰有

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

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註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

志也不責已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

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

非在上不驕之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

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註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

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

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註言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

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

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管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

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註孟

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舞

孟子

卷之十一

梁惠

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
 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
 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
 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
 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
 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
 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
 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晏

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
 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
 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
 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
 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
 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
 朏朏胥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
 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
 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朏朏側

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方命
 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_國方猶逆也逆
 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
 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
 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
 匡正故為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_國言驕君
 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

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船
 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
 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
 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
 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
 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
 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
 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_國景公
 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

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

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好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

以感喻宣王非其矜誇雪宮而欲以苦賢者

好君也正義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

樂不循肆溢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

離宮之名也中間有池園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

孟子來至也王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宣王稱孟子

為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也云乎者亦

未知孟子可否若何所以云乎而疑之之辭也亦梁

惠王在沼上而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孟子對

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者孟子答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

民同其樂也故言有為人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謗

其上矣為人下者既不得此樂而以非謗其上非也

以其不可也無他是不知命與分定故也為民之上

者既有此樂而不與下民同其樂亦非也以其亦不

可也無他是不知義而失之於驕也蓋為之君在民

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之賦役而成之也豈可驕

之哉故曰亦非也苟為君能以民之所樂而為已之

樂則在下之民見君之所樂亦樂之而不致非謗也

以民之所憂而已亦為憂之則在已有所憂而在下

之民亦分憂之矣凡此皆君民憂樂施報之效也故

曰在上為君者凡有所樂與天下之民同其樂凡有

所憂與天下之民同其無也管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晏子晏子告景公之言而誨齊宣王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
公齊莊公之後景公柩曰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
在位五十八年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又云朝水也
言往者齊景公嘗問於晏子曰我欲遊觀於轉附朝
舞循海而南至於琅邪我何以修治而可以比效於
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相齊大夫也姓晏
名嬰者晏子答曰善哉王之問也乃言天子往於諸
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為天子所守土也如
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
巡狩是也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
已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
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
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
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
收而有力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
其民以救時事是也凡如此是皆下之所以有墾於
上而巡也故夏禹之世民俗諺有曰我王不遊我何
以得其休息我王不豫我何以得助其力此先聖王

所以一遊一豫而為諸侯之法度也統而言之則遊
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遊者有所縱至於適也
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未至於豫豫則
不止於遊也今也景公則不如此其興師行軍皆遠
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之民而不得飽食有勞乏之民
則不得休息在位者皆賄賂然側目相視而非其上
而下民又皆作為邪慝也故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方逆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
順止則逆所謂方命虐民者是逆先王之命而下則
暴虐民人也凡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也今則方命
而虐民又飲食無窮極而若水之流蓋流連荒亡四
行皆為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喪亡其身而已故
流者是從流下而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
於園是也連者從流上而忘反之謂也如書曰罔水
行舟若丹朱是也荒者從獸無厭之謂也如羿之好
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是也亡者樂酒無厭之謂
也如殷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
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

厭謂之亡以其晏子自解之耳言先王無流連之樂
 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者謂古之先王無此流連之
 極樂荒亡之溢行惟獨在君所行也君者指景公而
 言也景公自知已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遂
 一聞晏子之言而喜悅之景公所以悅者以其能悟
 而不敢寧其居於是能興發倉廩而補贍其不足者
 而不敢寧其居於是能興發倉廩而補贍其不足者
 又召樂師之官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作徵招
 角招是也必作其徵招角招之者蓋徵以為事角以
 為民皆以招名之曰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
 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此所以謂之徵招角招矣又引
 樂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言悅君所以好君
 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者是好君也凡此皆晏子
 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誨宣王亦欲宣王如
 景公悅晏子之言而悟之也轉附朝舞至邑也正
 義曰云轉附朝舞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梁時
 顧野王釋云澗水名出南陽恐誤澗為舞他並未詳
 云琅邪為齊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

邪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也沈酒于酒熊蹯不熟
 怒而殺人之類也正義曰註云義和酒淫胤往征之
 孔安國云羲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
 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酒于酒過差非度又曰
 紂沈酒冒亂敢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酒嗜酒春秋
 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
 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真諸畚使婦
 人載以過朝釋云胹煮也畚草器也齊桓與蔡姬
 乘舟於囿正義曰案魯僖公三年左傳云齊侯與蔡
 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杜預曰蔡姬齊侯夫人蕩搖
 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書云罔水行舟若丹
 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敖惟慢
 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頹頹罔水行舟朋淫于家
 用殄厥世孔安國云丹朱堯之子傲戲而為虐無晝
 夜常頹頹肆惡無休息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
 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羿之好田
 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正義曰案書云太康尸位以
 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註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錄在梁惠王首章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十日竝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彈十日比此其說羿為諸侯名皆難取信欲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為人名信如是則不知言以羿為窮國君號為諸侯者何也

國殷紂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殷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炮烙之法後為武王所伐是也

國徵招角招至樂章名也正義曰凡宮商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清者也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亂則諷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

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亂則哀其事曠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為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

國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正義曰註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之篇文也孔註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者是不敢樂於遊逸田獵者也故錄此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國謂泰山下

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國言王能行王道



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管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

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

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

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

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

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

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

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烝獨

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烝獨羸弱

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

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管者公劉好貨

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
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
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註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
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
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啟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
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註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對曰咎
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于歧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註
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父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
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
滸來至歧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
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
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
無過時之患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註齊宣王問
有正義曰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
好貨色責難於君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毀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為在國之人皆謂勸
 我毀壞其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下
 有明堂後為齊侵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
 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
 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勸
 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以
 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管者文王之
 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罪人不孥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答宣王為王
 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為西伯行政自岐邑耕者皆
 以井田之法制之一人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私
 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為公田以其九分抽一分
 為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特身受其祿而至子孫
 之世亦與土地祿焉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之
 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
 民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辱止其一身而
 不誅辱其妻子孥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
 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

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及此四者焉無告者以其鰥寡孤獨單隻上下
 無所告者之人也是皆孟子言文王在岐邑之時為
 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殍獨者哿
 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
 世可矣富人但先哀憫此殍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
 引之謂其文王行政是如此也故援之以答宣王王
 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問孟子答之以文王行王政
 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
 為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為不
 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我有疾
 疾在於好貨財也管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王何有
 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答
 于宣王也言往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穀
 于倉乃裹乾食之糧於囊橐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
 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
 曰為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
 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

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有
 不可云橐囊者大曰囊小曰橐也爰曰也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者是宣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
 也對曰管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何有者是
 孟子又引太王好色故詩大雅緜之篇文也答宣王
 也賈父太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往者太王好色愛厥
 妃其詩蓋謂古公賈父來朝走馬而避惡且早又疾
 急循西水涯而至于岐山之下曰與姜女自來相土
 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嫁
 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
 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太王之
 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太姜也是太王之
 妃也謂泰山山下明堂至已止也正義曰案地理志
 云齊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
 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觀東后文云此山黃帝之所常
 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也
 云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案禮
 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管殷紂亂天下

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伐紂武王崩成王
 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執
 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
 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為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
 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註云泰山黃帝
 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
 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齊人將有事於泰山
 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
 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
 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卑宮室則夏堂高一
 尺矣又上註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
 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
 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
 室矣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
 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

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往者文王為西伯至妻子也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為獯鬻戎狄所攻遂去郟踰梁山止於歧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云修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為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菜地而為井田經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軍賦出車徒又菜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曰九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為人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於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距橋之粟是紂時稅重也關譏不征稅

魚梁不設禁者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詩小雅正月之篇者云哥可也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憚獨困也詩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註云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邠焉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戢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公劉乃有積倉積委及倉也安妥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民用光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又毛註云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乘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終
云干盾也戈勾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整其師
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
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詩大雅縣之篇也至不
可乎正義曰縣詩興也縣縣不絕貌也毛註云古公
豳公也古言久也豈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
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
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
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
人於踰梁山邑于歧山之下居焉率循也許水涯也
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辭
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涯溼水側也爰於也及與也
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
賢知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

遊者假此言以爲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

如之何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言當棄

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

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已之者去

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註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

也王顧左右而言他

註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疏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諷之也言王之臣下

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則

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

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飢

餒其腹則為交友之道當如之何凍者寒之過之謂

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答孟子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為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又問宣

王言為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為士師者當

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為士

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至

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

而不治則為之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

者宣王知罪在諸已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

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註士師獄吏也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為官鄭玄云士

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之吏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

註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

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

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

註今王無可親任之臣咎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註

註

註

註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漢古閣
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我
無以名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
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言國君欲
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
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
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乃臣
隣比周之譽核其鄉愿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

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
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

乃可以子畜百姓也孟子見至為民父母正義曰

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為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口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

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修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管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日爲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宜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使混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殺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退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於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又未可進而用之也逮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

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真足爲賢人故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審察之見其真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又當莫聽迨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勿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一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而子畜百姓矣故舊也至可法則也正義曰釋云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註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爲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圖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鄉原之徒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註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

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
言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說焉一曰大辟之罪五聽三
宥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
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註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
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
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
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
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
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
若令律過失殺人而坐死鄭玄云遺亡若間惟薄忘
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一曰云行此三
慎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
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為之解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一曰有之否乎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一曰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

一曰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矣未聞弑君也一曰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

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

耳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一曰齊宣王問

君也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
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
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
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
鹿臺之中還是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者孟子答宣王以為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
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
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

孟子疏
卷之二
波古閣
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弑其君可乎者宣
王問孟子如是則爲臣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
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者孟子答宣王以謂
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謂
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
矣未嘗聞知有弑君者也故
尚書有云獨夫紂是其證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
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
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
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

註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

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
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

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

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註

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

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
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
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
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疏

孟子謂齊宣王至玉
人彫琢玉哉正義曰

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爲大宮則王必遣使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大木則王喜以爲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至於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爲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旣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任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

且舍去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則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已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宮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

五埶埶之工五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斲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巫卜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

朱註亦謂二十四兩今註悞爲二十兩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萬乘非諸侯之號

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日也書曰暮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筐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

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

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取之懼殷

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亦運而已矣

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
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而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

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
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
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
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興舉之非人力所能至
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禍之今則取
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答齊宣
以爲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取
之也古之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國者若武王伐紂
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紹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答
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武王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者孟子

又以此答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國苟燕國之民愁
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
若此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
引此答齊宣者復欲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
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至
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託以萬乘之國伐取萬
乘之國其有以箠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豈有他
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熱
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
齊誠能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
皆悅樂之則可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
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爲諸侯者皆僭
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箠者案曲禮曰圓曰箠方曰
箠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箠則箠亦盛衣云壺漿者禮
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
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
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

孟子充

卷之二十一

及古

厥玄黃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
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
上有蓋也國萬乘非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
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
卷首章書曰暮三百有六旬者案孔安國傳云追四
時曰暮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
月六日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
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國武王伐紂至取之也
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
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鬪武王武
王馳之紂兵崩紂走反入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
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
也國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者正義曰語云殷
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
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
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啟爲太子太史曰妻之
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微子名啟世家曰
開孔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箕子者莊

子云箕子名胥鄭玄云箕亦在圻內比干者家語曰
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
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爲親戚又莫知其爲父
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杜預以爲
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云三仁尚在者蓋文王
爲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
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
知天命紂愈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
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諫迺強諫紂怒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剗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
狂爲奴紂又囚之後
因武王乃釋之耳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

人者何以待之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

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

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註

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註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

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註拯揀也係累

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註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

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
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證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

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
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

止之也 **證**齊人伐燕取之至則猶可及止也正義曰

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者齊國伐其
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度救燕國也宣王
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齊宣見諸侯
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燕
共伐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他故以此問孟子孟
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

千里畏人也者孟子答齊宣以爲臣嘗聞有地但方
闕七十里而能爲王政於天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
嘗聞有地方闕千里而猶畏人者也蓋湯爲夏方伯
之時但有七十里而後爲天下商王今天下方千里
者有九而得其一是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然書
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
大悅者此皆尚書遺亡篇文也今據商書仲虺之誥
篇則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狄怨曰奚爲後子大抵孟子引此者蓋恐齊王爲已
之臆說以引此而證之欲使齊宣信之也故言書云
湯一征自葛國爲始天下皆信湯王之德後湯東向
而征伐則西夷之人思望而怨不先自此而正君之
罪南嚮而征伐則北狄之人又皆思望而怨以爲不
先自此而正君之罪乃曰何爲後去其我而先向他
國而征之故其民望湯之來皆若於大旱而望雲霓
似多不特此也又使歸市者皆不止以其皆得貨易
有無也耕于郊野者又不變易其事以言其常得耕
作也雖誅亡其君又弔問而存恤其民其如時之旱

而雨降民皆悅樂之也書曰後我后后来其蘇者註云自上文與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篇有云大抵孟子引此而言者又欲齊王知民如此之慕湯而則法湯也蓋謂民皆喜曰侯待我君來而蘇息我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至如之何其可也者是孟子又言今燕國之暴虐其民而王以兵往征伐之民皆以為王兵之來將拯救已於水火之中如也故以簞食壺漿迎其王師之來今乃若以殺其民之父兄繫縛其民之子弟又毀壞其國中之宗廟使民不得其祀復遷徙其國中之寶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之諸侯素畏齊國之疆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倍之地而且復不行其王政是所以興動天下諸侯之兵而共伐之也王今即速疾出其命令還其老耄幼小勿遷移其寶器復謀度於燕國之眾為置立其君而後去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尚可得及止之也

註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息正義曰周禮九服

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千里是也雲霓虹也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鬪鬪聲也猶構兵而鬪也長上軍師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

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

孟子疏 卷之三
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註言往者遭凶年

之阨民困如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

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

註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

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註

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

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疏

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鄒與魯鬪至死其長矣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則

鬪者言鄒國與魯國魯鬪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

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

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者是鄒穆

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鬪戰而有司死者有三

十三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亡其民不可勝誅

不可勝誅者是民衆之多難以誅亡也不誅其民則

我惡疾視其長上有司之死而不救之故問孟子當

何則可以誅亡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

轉乎溝壑至是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答穆公以為

凶荒之年而民皆飢餓君之民人老羸者轉落死於

溝壑之中強壯者又離散之於四方者幾近千人矣

而君之倉廩盈實府庫充塞為君之有司者皆莫以

告白其上發倉廩以濟其食之不給開府庫以佐其

用之不足如此則有司在民之上而以驕慢殘害其

君無尤焉者孟子言夫民今所以不救長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白其君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上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孟子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

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雖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為也

可為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則小國也今間廁在楚齊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至是可為也者是孟子答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可事非我所能及也以其齊楚二國皆是無禮義之國孟子所以答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謀可以為也其他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齊人

并得薛築其城以偏於滕故文公恐也孟子對曰魯
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
取之不得已也註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
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
王者矣註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
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
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註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
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
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後世而

已矣註滕文公至強為善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
則獨善其身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
之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將欲築其城於此故
滕文公恐其偏乃問孟子當如何則可免為不見迫
孟子對曰魯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
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謂
往者太王居邠國後為戎狄之國所侵伐遂去之岐
山下為居焉當此之時非太王擇此岐山之下為居
焉不得已而避狄所侵患故之岐山下為居耳苟為
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者孟子言滕文公誠能為
善修德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地至後世子孫必
有王者興作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
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者孟子又言君
子在上基創其業垂統法於後世蓋令後世可以繼
續而承之耳若夫其有成功乃天助之也於人又不
可必其成功君今豈奈彼齊之大國
何但勉強自為善以遺法於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管者太

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

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皮狐貉之裘

幣繒帛之貨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

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

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太王如歸趨於市若將

有得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

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

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

此二者惟所行也滕文公問曰至擇於斯二者正

死守業義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

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

之滕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

其侵伐當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管者太王居

邠狄人侵之至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者孟子答文

公以謂往太王所居邠國後為戎狄所侵伐是時也

太王事之以皮幣且尚不免其侵伐又事之以犬馬

又不免其侵伐復事以珠玉又且猶不免其侵伐

孟子

卷之三十七

及古

焉乃屬耆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居焉邠人曰仁
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者孟子言太王以皮
幣犬馬珠玉奉事戎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子不以
所養人之土地而殘賊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無
君我將去之以讓狄也遂去邠國踰梁山而邑于歧
山下居焉邠國之人遂聞太王此言乃曰仁人之君
不可失去也故從之者如歸趨於市若將有所得耳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者孟子又
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受也非已身所能
為者也乃世守之也當效死而不可去也故請文
公擇斯二者而處之二者其一如太王去邠其二如
或云效死勿去是也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正
義曰蓋狐貉之皮為裘也釋云狐貉妖獸也後人以
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孔子曰黃衣狐裘
又曰狐裘之厚以居是也周禮行人職云合六幣圭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纁以黼此六物
以和諸侯之好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是幣

即繒帛之貨也云屬會也
釋文云會也又曰付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諡也

嬖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

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

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

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

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

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

孟子 卷之三
止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

樂正

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便見

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

往見也

註

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

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樂正子曰

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

五鼎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註

公曰不謂鼎

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

不同也

註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

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

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

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註

克樂正

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

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

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

使予不遇哉

註

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

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

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

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氏之子何

能使我遇哉

曰

魯平公將出至焉能使我子不遇哉

天不尤人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聞所之敢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諡曰平嬖人平公愛幸之人也臧嬖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出見孟子有司皆未知惟臧倉為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揮命有司同所往今君乘車已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君何所往駕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答臧倉言將欲出見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者言君今欲見孟子以其為何往哉君今所為自輕薄其身以先往見於一匹之賤夫夫以謂之為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之賤夫不足謂之為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

者所出而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請君無更往而見焉倉謂孟子母喪用事豐備父喪用事儉約父母皆已之所親也其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者平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者是日樂正子見平公乘輿既行而止之遂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何為不往見於孟子也樂正子為平公之臣亦是孟子之弟子也姓樂正名克稱子者蓋男子之通稱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者平公答樂正子以謂或有臧倉者告我曰孟子後有母喪用事豐備過於前父之喪用事我見其如此遂止其駕而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為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不往見是為其何哉君今所謂孟子以後喪過前喪者蓋孟子前喪父之時孟子正為之士故以士禮用之後喪母之時孟子以為之大夫故得以大

孟子疏
夫禮用之爲其前爲士卽得以三鼎之禮祭之其後
爲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否謂棺槨衣
衾之美也者平公以謂否不爲鼎數之有不同也是
爲棺槨衣衾被服之美好有前後之不同也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者樂正子謂非所謂孟子有過
於前也爲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厚其母
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
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之也故樂正子入見平公所問
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克前告其
君嘗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人有
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
以此意遂曰君所欲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
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不遇魯侯哉註平諡也
嬖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諡法云法治而清省曰平
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親幸也

釋云賤而得幸曰嬖註樂正姓也爲魯臣孟子弟子
也正義曰自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莒爲大司
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註
樂正者爲姓案禮記有樂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
矣云孟子弟子者蓋嘗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
爲魯臣者蓋非魯平公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
爲魯臣明矣趙註詳其意故云爲魯臣如於他經書
則未詳註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正義曰如子路有
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
士則爵卑而賤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
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蓋衾今
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士緇凡衾皆
三幅鄭註云
衾單被也

孟子

卷之三

漢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註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

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

問政故以題篇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

惠王為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也既以仁義

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

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為篇

題不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為此

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目趙氏分之遂為上

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德流速於置郵

孟子疏

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為曾西之所羞二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摠苗聖人量時賢者道徧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五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已以演大四端充擴其道以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

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正義曰自魯桓公之子慶父之後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衛國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為賈孫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為氏春秋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為展氏杜預曰諸侯之

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孫之後為氏也今公孫丑其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之徒善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為孟子弟子明矣經曰弟子之惑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問政故以題篇若此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註 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

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孟子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註** 誠實也子實齊

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蹙也先子曾子也子

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

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蹙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

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

曾比予於是曾西荅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

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

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

比我恥見比之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

子爲我願之乎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

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

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丑曰管

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

不可以爲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

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

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註

丑曰如是言

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註

武丁

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

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註

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

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註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

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

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
能禦也註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以足
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鷄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
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
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
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註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
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
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

爲然註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

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疏公孫丑問曰至惟

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
晏雖勤猶爲會西所羞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
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者公孫丑問孟子言夫
子得當仕路於齊國則管仲晏子佐桓景二霸之功
寧可復興之乎管仲管夷吾也晏子晏嬰也夷吾佐
桓公者也晏嬰佐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
管仲晏子而已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子實齊國
之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止矣孟子答之以此者
其意蓋謂丑豈能復知有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楚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至爾何曾比予於是者孟子又謂嘗有或人問乎曾
西曾西曾子之孫也而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乃

孟子
楚蹠而言曰我先子曾子所敬畏者也曰然則吾子
與管仲孰賢曾西輒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者言或人又曰如是則吾子與管仲孰爲賢曾西乃
輒然愠怒而不悅曰爾何如乃比我於管仲爲也管
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
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者曾西言管仲得齊桓
立爲仲父貴戚不敢爲之妬與高國之位大臣不敢
爲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斷焉言如此其專也自立
位相職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政又如
此其久也其終也不過致君爲霸者而已而其功烈
只如此之卑也爾故何如乃比我於是之甚焉功烈
者蓋致力以爲功成業以爲烈言管仲以力致齊桓
則止於爲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爲霸烈故曰
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
者意在於王佐爲貴也不以霸者之佐爲貴也故曰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者孟子言
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爲也而子以爲我願比之乎云
子者指公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

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者
孟子言管仲以佐其君爲霸晏子以佐其君而顯名
管仲晏子猶若不足爲耳言我能佐齊國之大而行
王道爲王其易則若反覆手掌也故曰以齊王由反
手也孟子言此蓋譏管晏二子不能致君行王道耳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者公孫丑不曉孟子意在
譏管晏二子但爲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此之言
則弟子之蔽惑益甚也弟子者蓋公孫丑自稱爲孟
子弟子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
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
不足法與者公孫丑言今且以文王之德化觀之起
自百里之微加之百年之久而後崩喪其尚不能及
身而王天下浹洽其德及武王周公繼續之然後德
化大行爲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若反手之易是則
文王不足以爲之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
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至是以難也者孟
子又言文王安可當也言自湯至於武丁其間賢聖

之君六七作故天下德化被民也久恩澤漸人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久而難變也是以武丁朝諸侯而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易也武丁高宗也云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自殷紂去武丁之時尚未久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尚有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者皆是賢人相與同輔相其紂故紂之失亡亦至久而後失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為紂之臣然而如此尚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為王是以難而不若武丁之易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者孟子又言齊國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之才亦不如乘其富貴之勢雖有田器如耒耜之屬亦不如乘三時農務之際也蓋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磁基田器之利也言人雖有智慧之才然非乘富貴之勢則智慧之才有所不運比之齊國

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至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治其封畿皆方千里未有過千里之地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亦得其千里鷄鳴狗吠相聞而廣達乎四境是其齊國不特有千里之地而已其間鷄犬相聞而又有其民相望而衆多也如此土地亦以足矣故不待更廣闢其土地矣民人亦以足矣又不待聚集其民人矣即行仁為政而王之人莫能禦止之也且王者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不興作未有如疏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苦於暴虐之政又未有如極甚於此時者也以若飢餓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矣故孔子有云其德化之流行其速疾又過於置郵而傳書命也郵驛名云境土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負說文曰境土行書舍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者孟子又言當今齊國之時為萬乘之

國行仁政而及民則民皆喜悅之如得解其倒懸之
 索也云倒懸者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古之人
 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者孟子又言故於當此之時
 其施恩惠之事恒半於古人其成治功亦必倍過於
 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為能如是也
 夷吾晏嬰正義曰管仲齊之相也案左傳魯莊公八
 年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請囚鮑叔受
 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
 相之可也杜註云堂阜齊地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
 叔解夷吾縛於此又云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
 治理政事才多於高敬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嬰
 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交周註云謚為平謚
 法曰法治而清省曰平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之
 子也相齊景公
 西為曾子之孫者經云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
 子是曾子也以祖稱之也即知曾西乃曾子之孫也
 其他經傳未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十
 國人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

抗直冠雄鷄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子路于
 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云蹙然猶蹙蹙者
 語云蹙蹙如也馬註云蹙蹙恭敬之貌
 色正義曰釋云艱不悅也字從弗色是知即慍怒之
 色也
 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始號為高宗云從湯
 以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謂太甲太戊盤庚等是也者
 案史記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欲立次弟外
 丙外丙即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
 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
 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
 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
 稱為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庚立庚崩子
 小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已崩弟
 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
 丁立丁遷于囂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
 道復衰甲崩子帝祖乙立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
 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

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
衰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庚崩弟小辛
立殷道復衰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
興故號爲高宗是也註云磁基田器耒耜之屬正義
曰釋名云磁基大鋤也云農時者左傳莊公二十九
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註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
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註云大火
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註云謂
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
註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若其門戶道橋城
郭墻塹有所損壞則隨時修之僖公二十年云凡啟
塞從時是也又案七月之詩云二之日于耜四之日
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註云三之日夏之
正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耕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
不與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註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

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
君行之亦不與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
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
不敢欲行也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註孟子言禮
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曰若
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註丑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
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註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
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註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註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
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
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註北宮姓黜名也人刺其肌
膚不爲撓御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
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
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已已必惡聲
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
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註孟姓舍名

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
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
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
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註孟子以爲曾子長于孝孝百行之本
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
黜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昔者曾子
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子襄曾

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已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為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

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有善已直怒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為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為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

孟子 卷之三十一 源古閣

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註志為至

要之本氣為其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註暴亂

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

怒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者何也註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

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註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

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

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

氣之相動也敢問夫子惡乎長註丑問孟子才志所

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註孟子云我

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

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註丑問浩然之氣狀

如何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于天地之間註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

而貫洞纖微治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

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

無窮極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註重說是

孟子 卷之三十一 及古閣

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受群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註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註 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于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註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

內而告子嘗以為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註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註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

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
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
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
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
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
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
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
矣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何謂曰詖辭知其所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鷄
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
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欲
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觀仲壬賜環
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
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
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
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
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
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宰
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註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
教命則不能如二子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註丑見孟
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
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

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註惡
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
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
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
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註體者四肢
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
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

孟子 卷之三十一 梁惠篇 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

問所安註丑問孟子所安比也曰姑舍是註姑且也

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註丑

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否曰不同道

註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註非其君非已

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

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伊尹也註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

民者何傷也更欲為天理物莫得行道而已矣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註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

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註此皆古之聖人我未

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

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

班乎註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

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

有孔子也註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

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然則有同與註丑曰然則

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

為也是則同註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

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

孔子同之矣曰敢問其所以異註丑問孔子與二人

與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

其所好註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

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

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為丑陳三

子之道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

矣註予宰我名也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

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

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

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

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註見其制作之禮

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

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音五音

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
 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
 未有能備若孔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
 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
 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註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
 也萃聚也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
 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
 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

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
 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
 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污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
 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疏公孫
 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正
 義曰此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
 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備孟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
 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
 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者是公孫丑問孟子
 言以夫子之才加之以齊國卿相之位以得行其道
 雖曰用此卿相之位而輔相其君而行之亦不異於
 古之霸王矣如此則夫子寧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
 否不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我年至四十之時內有所

孟子
定故未嘗動心有所畏懼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
遠矣者公孫丑見孟子以謂四十之時已不動心言
如此則夫子是有勇過於孟賁之勇士也曰是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者孟子言我之有勇過於孟賁此
不難也孟子之意蓋謂已之勇勇於德孟賁之勇但
勇於力必能過之也所以謂不難也以言其易過之
也言告子之勇已先我於未四十之時而不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者丑問孟子謂不動心寧有道乎
曰有孟子欲為公孫丑言其不動心之道故答之曰
有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至孟施舍之
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以至又不如曾子之守約
也者此皆孟子答公孫丑而言養勇者也北宮黝北
宮姓黝名孟施舍孟姓名施舍發言之音也會子姓
曾名參字子輿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竝為孔門之
徒弟也言北宮黝之養勇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卻人
刺其目不以目轉睛而逃避思以一毫之毛而拔於
人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不受物於被褐者之獨
夫亦不受賜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但若刺被

褐者之獨夫無嚴畏諸侯有惡聲加已已亦以惡聲
反報之此北宮黝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之養勇嘗
謂視敵之不勝猶勝之也若以量度其敵可以敵然
後進而敵之謀慮其必能勝敵然後方會其兵此是
畏三軍之士也非勇者也故自稱名曰舍豈能為必
勝其敵哉但能無所畏懼而已矣此孟施舍養勇之
如是也孟施舍養勇其迹近似於曾子北宮黝養勇
其迹近似於子夏以其孟施舍養勇見於言而要約
如曾子以孝弟事親喻為守身之本聞夫子之道則
喻為一貫之要故以此比之也北宮黝養勇見於行
而多方如子夏况在於紛華為已有雜於小人之儒
教人以事於灑掃之末故以此比之也雖然以二子
之實固不足比於曾子子夏但以粗迹比之耳是二
子之養勇皆止於一偏未如君子所養得其大全而
已孟子所以言夫二子黝與舍之養勇又未知誰以
為猶賢然而能無懼而已者近能知其本也故曰孟
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
大勇於夫子矣至守約也孟子言往者曾子謂子襄

孟子
卷之三十九
及古聞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曰子能好勇乎言我嘗聞夫子有大勇之義告於我
以謂自反已之勇為非義則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
雖一褐寬博之獨夫我且不以小恐憚之而且亦大
恐焉自反已之勇為義則在人無可憚之威故雖千
萬人之眾我且直往其中而不懼矣如此則孟施舍
養勇在於守其氣勇又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也
言此則黜不如子夏可知矣以其養勇有本末之異
則言北宮黜之多方不若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曾子
有氣義之別則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曾子
以義為守而要也然論其不動心則同根其德則大
不相侔矣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可得聞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不動心其道可得而聞知之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至勿求於心不可者孟
子答孫丑以謂告子言人有不善之言者是其不得
於言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心告子意以謂人既言
之不善則心中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人有不善之心者是其不得於心者也故不復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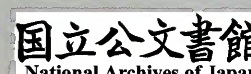
其有善辭氣告子意以謂人心既惡則所出辭氣亦
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言之以謂
人有不善之心故勿復求其有善辭氣則如告子之
言可也如人但有不善之言便更不復求其心之有
善則告子之言以為不可也無他蓋以人之言雖有
不善而其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則所出辭氣
必不善故也以其告子非得其大全之道故其言此
一可行一不可行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者
孟子言人之志心之所之之謂志所以帥氣而行之
者也氣但能充滿形體者也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
之充也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行
之矣氣者但惟志是從也所以又言志至焉氣次焉
蓋以氣由志之所發志得氣而運之也然則氣為所
適善惡之路豈非志至焉氣次焉之意乎至言無以
過之以其足以制於氣不為氣之所制次言有以先
之以其從於志而又有以持於志也故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者孟子言氣惟志之是從但持揭其志則無
暴亂其氣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者何也者公孫丑未曉孟子之言志氣故問之
曰夫子既以言志至焉氣次焉而又再言持其志無
暴其氣是如之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者孟子答孫丑
志鬱壹而不通矣是謂志壹則動氣氣鬱壹而不
通矣是謂氣壹則動志也今夫志氣皆鬱壹而不通
以之顛倒趨蹶者是乃反動其心焉故曰今夫蹶者
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蓋志則將帥譬也氣則衆
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
則動氣如將帥倬則動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衆卒
倬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
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敢問夫子惡乎長
者公孫丑問孟子曰夫子之才志所長以何等敢請
問之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孟子答公孫
丑之間以謂我之所長是我能知人之言而識其人
情之所嚮我又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也敢問何謂
浩然之大氣者公孫丑之言敢問如何謂之浩然之
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于天地之間者孟子答公孫丑以爲浩然之大氣
難以言形也蓋其爲氣至大而無所不在至剛而無
所不勝養之在以直道不以邪道于害之則充塞于
天地之間無有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者孟子又重言爲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充滿
於人之五臟若無此氣與道德配偶則餒矣若人之
飢餓也能合道義以養其氣卽至大至剛之氣也蓋
裁制度宜之謂義故義之用則剛萬物莫不由之謂
道故道之用則大氣至充塞盈滿乎天地之間是其
剛足以配義大足以配道矣此浩然大氣之意也是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者孟子又言是氣也
是與義雜生所自有者也從內而出矣非義之所密
取而在外入者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孟子又
言人之所行如有道義不足於心者則飢餓者矣以
其有邪于害其浩然之氣者爲孟子所以云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以告子以仁內義外
爲言此孟子乃曰告子未嘗知義是又不知是集義
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為福然後乃行仁義也止在其不忘於為福不汲汲於助長其福矣以其人生之初蓋性固有不但為之然後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一說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在汲汲求助益之而已斯則先事而慮謂之豫豫則事優成後事而慮謂之猶猶則不立之意也以其在常存正心於事未然之前耳矣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同意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至而又害之者此孟子引宋人揠苗而比喻之以解其助長之意也言人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者則宋人揠苗者也故言無若宋人然宋人宋國之人也宋國之人有憐閔苗之不長茂而以揠拔欲亟其長者芒芒然罷倦而回歸謂其家中之人曰今日我罷倦成病矣我其為助長其苗矣其宋人之子見父云

助苗長而罷倦成病乃趨走而往視其苗還助得其長否及往至田所視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孟子又言今天下之人不若助苗長者少矣言當時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長之者也是若不耘其苗者也助長者是若揠苗者也非特無益其善而又適所以殘害其善也善者即仁義是也仁義即善也苗是種之美者以譬則人之美質也固非可以增減之耳孟子之意蓋欲人之所行當內治不當急欲求其福也此亦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者公孫丑既得孟子言浩然之氣又問孟子知言之意謂何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問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此孟子又答公孫丑問知言之意也諛辭其言有偏諛不平也孟子言人有偏諛不平之言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內義外是也趙云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也淫辭言過而不中也孟子言人有過而不中之言我則知其所陷而陷又無所不蔽而已如



人墜於陷阱之陷以其無所不蔽也若楊墨無父無君之言是也趙云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也邪辭悖正道者也孟子言人有悖正道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離畔矣若陳賈謂周公未盡仁智而况於齊王之言是也趙云若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也遁辭屈其理也孟子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窮也若夷子與孟子相勝以辯卒以受教是也趙云若秦客之瘦辭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孟子又言此上四事皆非出於其心者即皆出於異端之學者也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中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則又妨害其事政則本上之所施而正人者也事則下之所行以治職者也故事為政之末政為事之本如孔子問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則謂之事故不謂之政是知政事有別矣聖人復起必從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者孟子既言其誠淫邪遁之辭為非故於

此言其善為說辭善言德行為是者也蓋言宰我子貢二者皆善能為說辭說辭者以辭說人者也宰我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語之科也冉牛閔子顏淵三者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者言之必可行是善言也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閔子顏淵皆得聖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論語四科三者所以列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縱之將聖故多能鄙事則於說辭德行兼而能焉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孟子蓋以儒道遊於諸侯而諸侯賓之不敢臣又為國人所矜式故於辭命又安用之哉此所以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孟子於辭命非誠不能也但不為之耳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以其末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意蓋欲當時之人務本不務末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者公孫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本故謂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為聖矣以其宰我子貢雖善為說辭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言冉牛閔子顏淵

雖善言德行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為孔子之高弟惟顏淵三子於聖但具體而微者而亦未得其為聖矣公孫丑見孟子言之辭命則不能者以知孟子之意蓋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辭命則言不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者孟子答公孫丑為不敢安居其聖故曰惡是何言也也惡嘆也以其不敢居聖故歎而言之也又言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答言昔日子貢嘗問於孔子而謂夫子聖矣乎孔子答之曰於聖則我不能為也我但學不厭飽教人不倦怠也子貢曰夫學道能不厭飽是有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能學道不厭也教人能不倦怠是有仁也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子既以聖矣孟子遂言夫聖於孔子尚不敢居而今丑言我既聖矣是何所言也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者孟子常自謙故言我往日竊聞之有子夏子游子張三人皆有聖人之一體亦未得其

全才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但而微小者也孟子言此是宜孫丑於前有夫子既聖矣乎而問之也敢問所安者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數者意欲知孟子於此數者之中何者為比也曰姑舍是者孟子言且置去非我之願比者也曰伯夷伊尹何如者丑見孟子不比數者又問之以伯夷伊尹二者可比之何如曰不同道者孟子答之以為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者孟子言非其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以正道得民者不命使之天下有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退藏其身是伯夷之所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者孟子言伊尹曰何所事之君為非君蓋所事者即皆君也何所使之民為非民蓋以所使皆是民也天下治亦進而行道天下亂亦進而行其道是伊尹之行如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進而為仕則進而仕之可以止而不仕則止之而不仕可以久

則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為之久可以速則速雖接浙
 而行亦不為速是孔子所行如是也皆古聖人也吾
 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言此數者皆
 是古之聖人也我俱未有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之
 所願學則孔子是學也孟子之意蓋謂孔子所行於
 伯夷伊尹孔子皆兼而有之也故可仕則仕而不為
 伯夷之必於退可止則止而不為伊尹之必於進無
 可無不可矣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者公孫丑見孟子言之伯夷
 伊尹又言之以孔子乃曰皆古聖人也故問之以伯
 夷伊尹孔子如是則齊等之乎班齊等也曰否自生
 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否不齊等也
 自其有生民以來至今未有與孔子齊其等者也然
 則有同與者公孫丑又謂孟子以謂如是則伯夷伊
 尹孔子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
 是則同者孟子答之以謂此三人有所同也蓋得百
 里之土地而為君三人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也然
 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罪而得天下則三人亦

皆不為之如是則同若其他事則所行又有不同焉
 故曰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者公孫丑又問孟子
 曰丑敢請問三人其所以有異者曰宰我子貢有若
 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至未有盛於孔子
 也者此皆孟子為丑言此三人其所以異者也言宰
 我與子貢有若三者其有智皆足以知其聖人然雖
 有小卑汗不平處蓋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譽之
 其言皆有可用者也遂引宰我知聖人之事為公孫
 丑言之故言宰我有曰以予觀於孔子其賢過於堯
 舜遠矣予宰我名也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
 人故其行道易孔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難故以
 難易為言也又謂堯舜治天下但見效於當時即一
 時之功也孔子著述五經載道於萬世以其有萬世
 之功故以功為言也孟子又引子貢有曰見其孔子
 制作之禮而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聞孔
 子雅頌之樂音而知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從孔子
 之後推而等之百世之聖王者無有能違逆其孔子
 之道者是其自生民而來至于今未有如夫子者也

凡此是子貢之知聖人有如此也孟子又引有若有
 曰豈獨其民有類乎哉言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類也聖人之
 於民亦類也然而走獸之中以麒麟為之長飛鳥之
 中以鳳凰為之王丘垤之中以泰山為之尊行潦之
 間以河海為之大人民之間以聖人為之至也
 聖人之於民類也物亦類也以其出乎民人之類而
 超拔乎眾萃之中自生民以來至于今未有美盛過
 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於此三子言之是所以與於
 伯夷伊尹者也故孟子所以願學則學孔子也四
 十強而仕正義曰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
 弱冠三十曰壯而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
 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
 凡此是其禮文也孟賁勇士也正義曰案帝王世
 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竝歸焉孟賁
 生拔牛角是為之勇士也云北宮黝北宮姓黝名
 也又云褐寬博獨夫被褐者釋云褐編泉襪也一日
 短衣北宮黝其人未詳於他經傳亦未之聞焉孟施

舍亦未詳云縮義也惴懼也聞記云古之冠也縮縫
 今之冠也衡縫則縮者理之直也是知縮訓義也詩
 云惴惴其慄註云恐也傳曰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是
 也密聲取敵曰襲正義曰左傳云凡有鐘鼓曰伐
 無鐘鼓曰襲杜預註云密聲取敵曰襲是其文也
 云賓孟言雄鷄自斷其尾至諸大夫也正義曰案魯
 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
 與賓孟說之欲立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
 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
 也遠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為人用乎人與於是犧者
 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凡此是也云驪
 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者案魯莊公二十八年云晉獻
 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
 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
 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
 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太子主

曲沃而重耳主蒲夷吾主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
 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
 宜乎晉侯悅之夏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居蒲夷
 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
 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凡此是也云豎牛觀仲
 壬賜環之事案左傳昭公四年云初穆子去叔孫氏
 及庚宗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猥喙號之曰牛助余乃
 勝之耳且召其徒無之及後婦人獻雉婦人是穆子
 及庚宗之地常遇而宿者也因問其有子曰余子長
 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
 牛遂使為豎臣有寵長使為政豎牛欲亂其室仲壬
 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
 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壬而何叔孫曰何為而不
 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有進食則止之而弗進叔
 孫不食乃卒立其子而相之昭公五年又曰昭子即
 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

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
 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凡此
 是也云秦客庾辭者案國語晉景公時范文子暮退
 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
 之能對吾知一二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
 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無日矣擊
 之以杖折委箠凡此者是也大抵庾辭云者如今呼
 筆為管城子紙為楮先生錢為白水真人又為阿堵
 物之類是也註子宰我名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
 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註埴蟻封行潦道傍
 流潦也萃聚也正義曰釋云埴蟻冢也潦雨水
 盛也經云行潦是為道傍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孟子

卷第三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
 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註言霸者以大國
 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
 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
 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

孟子

卷第三

終

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已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已德不如

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

仲尼心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

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正義曰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

不同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文王百里者孟子

言以大國之力而假以仁義之道行之者乃能為霸

以把握諸侯之權也故必有其大國以德澤而行仁

政者乃能為之王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有大

國而為之也湯但以七十里起而為商之湯王文王

但以百里而天下歸是其以德澤行仁政於天下故

不待有大國而為之王此湯文二者是也以力服人

者至服孔子也者孟子言但以力而服人人雖面從

而服之然亦非是心服之也以德服人人則中心悅

樂而誠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

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之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者此蓋詩大雅文王有聲

之篇文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故援之曰

自南而自北自西而自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所思

而不服是亦此之謂與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

而居下也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

德而心無不服者

曰此篇蓋言文王繼伐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

功也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

方來觀者皆感化其

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由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註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註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註

詩邠風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猶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註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註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

有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宗雖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

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疏

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已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者孟子言國君行仁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已蒙其恥辱今之國君既能疾惡其有恥辱於已而以居處於不仁之道是若疾惡其濕汚而以居其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者言今之國君如能疾惡其恥辱莫若尚其有德之賢而尊敬其有道之士也既能貴德尊士則賢者居其官位能者在其

官職也所貴德者為其有德也所以尊士者為其事道也能為人不能為賢長於德行者也能為人之所能為能長於道藝者也得賢能在位在職則國無不治也所以謂仁則榮之意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者言今國家閒暇無事以及此時若能脩明政教刑罰雖強大之國亦必畏服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至誰敢侮之者自迨天至或敢侮予蓋詩邠國鴟鴞之篇文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天未陰雨之前取彼桑根之皮土以纏綿牖戶喻人君能於閒暇之時治其國家以明其政刑則今此下民誰敢侮慢我也詩人蓋以天之未陰雨國家閒暇之譬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明其政刑之譬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大國必畏之譬也鴟鴞所以徹彼桑土於天未陰雨之前以纏綿牖戶則風雨莫得以漂搖人君所以明政刑於閒暇之時以維持國家則隣國莫得以侵侮此孔子所以曰作為此詩者是能知其治道者也以謂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敢侮之矣是宜孔子善之以謂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者孟子傷今之人君於國家閒暇以及於此時乃大作樂怠惰敖遊而不脩明刑政是自求其禍也以其禍福無不自於已求之矣如所謂夫人必自畏然後人畏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其禍福無不自已求之意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永長也言我也蓋謂我長配天命而行以自求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太甲殷王之名也言太甲嘗謂上天作其災孽尚可違避如已自作其災孽不可得而生活也如高宗宋景二者脩德以消去者是天作孽猶可違也帝乙慢神震死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凡此孟子所以引之者是亦證其禍福無不自已求之之意也

註詩邠風鴉鵙之篇正義曰鴉鵙之詩蓋言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猶纏綿也箋云鴉鵙自說作巢至苦矣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

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矣

註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求也

註殷王太甲至不可活正義曰案本紀云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丁之子也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迺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脩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以褒太甲號稱太宗云高宗雉者案史記云武丁也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乙曰王勿憂先脩政事武丁乃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武丁崩祖乙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是也云宋景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頭曼立二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

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是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案史記云庚丁之子也武乙立為帝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

於其朝矣註俊美才出眾者也萬人者稱傑市廛而

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註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

稅周禮戴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

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

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註言古之設關但譏禁

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

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曰

國凶扎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

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

欲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耕者助而不稅

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註助者井田什

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廛無夫

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註里居也

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戴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
 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
 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氓矣氓者謂其民
 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
 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言今諸
 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
 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如此
 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言

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

天吏天吏者天使之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

故謂之天吏也

言

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

行今之政自已之民不得而子是故眾夫擾擾非所
 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
 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者孟子
 言今之國君能尊敬賢者任使能者俊傑大才在官
 位則天下為之士者皆悅樂願立其朝廷矣市廛而
 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者言市廛宅而不征取其稅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
 不征其廛宅則天下為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貯於
 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其路
 矣者言關門之所但譏察其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
 出入者則天下行旅之眾皆悅樂而願出於其道路
 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

矣者言耕田者但以井田制之使助佐公田而治不以橫稅取之則天下為之農者皆悅而願耕作其郊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者言一夫所受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地而不取其里布則天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者言今之國君誠能信行此上五者之事則四鄰之國民仰望之如父母而親之矣鄰國雖欲勉率其民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有生民以來而至於今未有能濟成其欲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親敬之不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言國君行此五者之事而民仰望之如此則是無敵於天下也言天下之人無與敢為敵者也既無敵於天下者是名為天吏者也天所使者是謂天吏也然而為天吏而不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也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野者氓者案周

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為主其主民有郊於內故其地為郊而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耕為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其地為野而民故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此孟子云野云氓之意也蓋孟子或云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或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者以其貴士之有德尊士之有道者為其賢也為其能也即其賢而授之位所以尊其賢即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若夫俊傑則行而敏速立而絕眾賢之豪者非可使以職也故曰在位而已

註廛市宅至廛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廛而不稅者案鄭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注云周禮載師云宅無征者載師者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所以言宅無稅也

註言古之設關至旅稅之也正義曰云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禮記有王制之篇中有此文案鄭注云譏與服識異言也云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者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甸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

孟子曰
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
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司關
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鄭司農云凶謂凶年
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曰
札瘥天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苛察
不得令姦人出入也注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
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
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
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
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塵人職
掌斂市之次布儻布質布罰布塵布不知言布參印
書者何見舊時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
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
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
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
者出土徒車輦給徭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註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

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

上
註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

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
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註乍暫也孺子未
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
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也非

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為之怵惕者而然也由是觀之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為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孟子曰至不足以事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已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孟子言人之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能者賊其君者也

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廓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孟子曰至不足以事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已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孟子言人之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至掌上者又言古先聖王有不忍加惡於
 人之心斯有不忍傷民之政既以不忍加惡於人之
 心以行其不忍傷民之政其治天下之易但若轉運
 走丸於掌上之易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至然也者孟子又言所以
 謂人之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者且以今人
 乍見孺子言之孺子無知之小子也今人乍見無知
 之小子相將匍匐欲墜於井但見之者皆有怵惕恐
 懼惻隱痛忍之心所以然者非是內嘗結交於孺子
 之父母然後如此也又非是所以欲要求美譽於鄉
 黨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不仁之聲而然也由是觀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至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者孟
 子言由此見孺子將入於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觀察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心皆非是
 人也乃若禽獸之類也禽獸所以無惻隱不忍之心
 又無羞惡慚恥之心又無辭讓揖遜之心又無是非
 好惡之心者也言苟無此四者所以皆謂之非人也
 乃禽獸之類也惻隱之心至智之端也者孟子言人

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
 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
 之端本起於此者以其仁者不過有不忍惻隱也
 此孟子所以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為仁義
 禮智四者之端本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
 也至賊其君者也孟子又言人有是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為仁義禮智之四端若其人之有四體也既
 有此四端而自謂已之不能為善者是自賊害其善
 而不為善也以之事君如謂其君不能為善不匡正
 之者是亦賊害其君使陷於惡也無他以其人之為
 人皆有此四端也但不推用而行之耳如能推此四
 端行之是為仁義禮智者矣所謂仁義禮智者即善
 也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故孟子所以言之以此凡有
 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至不足以事父母者孟
 子又言凡人所以有四端在於我已者能皆廓而充
 大之是若火之初燃泉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熾
 襄陵之蕩也苟能充大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保安之
 也苟不能充大之雖已之父母亦不足以奉事之故

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是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

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矢箭也函

甲也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

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

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凡術當慎脩其善者也孔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最其

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為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

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為為仁則可以

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

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為之智乎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若若此為人所役者也人役

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治治

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如恥之莫如為仁如其恥如其恥

為人役而為仁仁則不為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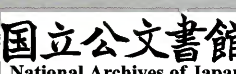
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正正

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已之仁恩有所未

至也不怨勝已者義孟子曰至反求諸已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

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
 忌勿為矢人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故
 術不可不慎也者孟子言作矢之人其性豈不仁過
 於函人哉其所以不仁於函人者以其術使之然也
 作矢之人其心於所作箭之時惟恐不利不能傷害
 人也作函之人其心於作函之時惟恐不堅厚而有
 傷害於人也不特此二者如此雖作巫祝梓匠之人
 亦如是也以其巫人祝在於活人梓匠作棺欲其速
 售利在於人死也此孟子所以故云其治術人亦不
 可不慎擇也矢箭也函鎧也甲是也孔子曰里仁為
 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者孟子言孔子曰所居以仁
 最為美也然而人所揀擇不處於里又安得謂之
 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也不知擇處於仁豈謂之
 智哉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
 是不智也者言夫仁之為道是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謂之尊爵者蓋受之於人而彼得以賤之者非
 尊爵也仁則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
 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也仁

則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今夫天
 下之事有形格勢禁而不得有為者為其有以禦之
 也仁之為道乃天之尊爵而得之自天者人之安宅
 而立之自我者但欲仁則仁矣誰其禦之而不為哉
 今仁之為道人莫禦之使不為而自不為仁者是亦
 不智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至莫如為仁
 者言人之不仁不智者是無禮無義為人所役者也
 既為人所役而恥辱為人所役是若作弓矢之人不
 知擇術而恥為弓矢也如恥為人所役莫若擇術而
 為仁也以其為仁則禮義隨而有之矣雖欲役之不
 可得已然則仁則榮不仁則辱亦此之謂也仁者如
 射至反求諸已而已矣者孟子比之於仁者如射也
 以其射者必待先正其身已然後而發矢射之也既
 發矢而射之不中其的則又不怨恨其射勝於已者
 但反責求諸已而已矣蓋君子以仁存心其愛人則
 人常愛之猶之正已而後發也有入於此待我以橫
 逆猶之發而不中也自反而不以責諸人猶之不怨
 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此孟子所以比仁者如射



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善言大舜有

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已從

人故為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自耕稼陶漁以至

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

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

○

孟子曰至與人為善正義曰此章言大聖之君猶采善於人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

聞善言則拜者孟子言子路之為人人有告之以過事則喜樂從人之言而改其過大禹之為人聞有善

言則拜而受之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者孟子又言大舜之為帝有大巍

巍之功焉無它以其善能與人同之也已之善亦猶人之善人之善亦猶已之善是與人同善也所以能

如此者亦以能舍已之所見而從人之見又樂取諸人以為善也自耕稼至與人為善者此孟子自引舜

之事迹而自解舜取人以為善之言也言舜自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之時以至為帝無非取

人之善謀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為善是亦與人為其善者也所謂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

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是亦與人為善之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者此孟子所

以復言凡為善之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也

魏巍者案論語有云巍巍乎其有成功孔注云功成化隆高大巍也
舜從耕歷山及其陶漁正義曰此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已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

是亦不屑就已

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潔

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已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孟子

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竝立偕俱

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已之正心而已耳援

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潔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註伯夷隘懼人之污來及已故無所舍容言其太隘

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憚正之心言

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

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補孟子曰伯夷非

由也正義曰此章言伯夷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至是亦不屑就已者孟子言

伯夷非已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已同志之友

則不與為交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事非其君也

不與惡人言是不友非其友也謂立於惡人之朝與

惡人言語如以服其朝衣朝冠而坐於塗泥炭墨之

中矣以其有污於已也推已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

人立其冠有不正且望望然慙恥而遠去之若相將

有污於已也如此故諸侯雖有善辭命而至者亦不

受也以其不受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忍就見也故以

不就為潔也屑潔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至

是亦不屑去已者孟子又言柳下惠不羞恥事其污

君污君濫惡之君也雖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

仕則不隱已之賢才必以欲行其道雖遺佚於野而

不怨恨雖阨之使窮困而不哀憫故曰爾為之爾我

為之我雖袒裼裸裎襲其身體於我身側爾又安能

浼瀆於我哉以其不殊於俗一於和而已如此故由

由然浩浩與人偕儷而行但不失已之正心焉牽援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夷之
 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為狹隘柳下惠失之太
 和而輕忽時人故為不恭敬然隘狹與不恭敬是非
 先王所行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國伯夷孤
 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
 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為夷太史公云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
 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
 焉及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為仁乎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
 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
 薇而食之及餓死者是矣孤竹北方之遠國也號為
 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
 是也國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
 其號者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
 也為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為士
 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注云士師典
 獄之官鄭
 玄亦云然

孟子

卷之三

孟子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上

四章一章言民和為貴二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三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四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五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六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七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八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九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十章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十一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十二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十三章言聖賢興作與

孟子

卷之四

孟子

孟子政
卷之四
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祿以食
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此下四章
合上篇卷是公孫
丑有二十三章矣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
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時謂時日
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
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
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城非不高也池
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

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
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
焉能戰是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
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以
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
不馮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
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

當戰戰則勝矣

註

孟子曰天時至戰必勝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和為貴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者孟子言其用兵之要也謂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內有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以為之禦雖環轉而攻之則莫能勝焉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鑿池深之使其不可踰築城高之使其不可攻又以甲兵之堅利米粟之多積是地利亦有得矣然而上下異政君民異心不能效死以守至皆委却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於前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乃設此文於後而解其言也故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至是地利不如人和而已矣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至戰必勝矣者此又孟子復言而詳說之也故曰所居之民不在以封疆之為界欲牢固其國又不在以山谿之為險威震天下又不在以兵甲

之為堅利以其得道之君則人多助之失道之君則人寡助之而已孟子所以言此者蓋謂但在得其道不在於封疆山谿兵甲之為矣故復言人有寡助之至極者則親戚離畔之親戚離畔者戰必不勝而敗績有多助之至者則天下皆順從之以天下之所順從而攻伐其親戚所離畔者故君子在有不戰而已如戰則必勝**註**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正義曰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為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為干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註**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正義曰案左傳魯閔公

二年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是其文也

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正義曰此蓋經之文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孟子雖

仕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來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

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明日出弔

於東郭氏公孫丑曰咎者辭以病今以弔或者不可

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咎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

曰咎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孟子言我昨日病

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

王以

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咎者

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我不識能至否乎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

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

孟子 卷之四 湯古關
憂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仲子使

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必當造朝也不得已而之

景丑氏宿焉

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

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

語景丑氏耳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

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

敬王也

景子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

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

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

於是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

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

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也景子曰否非此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

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曰非

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

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

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會子豈常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

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

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有為之

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

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

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言

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

孟子 卷之四
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國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敕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國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國孟子將朝王至而况不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爲志者也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至

得見乎者言孟子自將欲朝見王未及行而齊王欲見之乃先使人來曰寡人如往而就孟子所館處相見以其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以來朝見而我將視其來朝不知可使寡人因此而得見孟子否乎此皆齊王使人而言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者王之使人既以見孟子而導王之言孟子乃答王之使人亦曰我之不幸而有其疾不能趨造而朝見王以其孟子不喜王欲使來朝故云有疾以拒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管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者言孟子自辭王以爲疾不能造朝之明日乃出弔問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其弟子公孫丑問孟子曰昨日辭王之使以爲疾不能造朝而今日出弔問於東郭氏或者以爲不可出弔曰管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昨日有疾今日已差愈如之何爲不可弔孟子於是往弔之王使人問疾醫來者王見使人回報以謂孟子有疾乃謂實有疾遂遣人問疾醫者來問其疾孟子子對曰管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疾小愈

孟子 卷之四

卷之四上七

又古

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者孟仲子孟子從昆弟
 學於孟子者也孟仲子時見王使人問疾醫來至而
 孟子已往弔於東郭氏乃權其言而答問疾醫者曰
 昨日有王命來使孟子朝孟子辭之以其有采薪之
 憂小疾不能趨造而朝王今日病以小愈已趨造於
 王朝我不知于今能至於王朝否乎以爲未曾至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者孟仲子恐
 孟子歸以爲失言乃使數人而求告孟子於路曰請
 必無歸而趨造於王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者
 孟子見孟仲子使數人要於路乃見迫於仲子之言
 遂不得已而往齊大夫景丑氏之家宿焉以其心不
 欲朝王故往景丑氏家宿而已景子曰內則父子外
 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
 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者景丑見孟子不造朝而
 乃止其家宿焉於是曰在閨門之內則有父子之親
 出而邦國之外則有君臣之義此人之大倫而不可
 汨也父子則存乎慈孝之恩君臣則存乎恭敬之義
 今丑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而未嘗見子之所以能

尊敬於王也曰惡是何言也至莫大乎是者孟子答
 景丑言乃歎惜言是何言而責我也齊人皆無以仁
 義之道與王言者豈以仁義之道爲不嘉美也其齊
 人心已謂是王何足與言仁義之道也言爾之不尊
 敬於王莫大乎此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
 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者孟子言我非是堯舜
 二帝之道則不敢鋪陳於王之前故齊人未有如我
 如此之敬王也所謂堯舜之道即仁義之道也景子
 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至若不相似然者
 景丑言否我不謂不陳堯舜之道也以其禮云父召
 而子無諾而不至君有命召不坐待駕今子固將欲
 自朝於王而聞王命以遂不果行亦宜與夫禮若不
 相似然以其有逆此禮也曰豈謂是歟曾子曰晉楚
 之富至是或一道也者孟子又言於景丑曰我豈謂
 是君臣呼召之間乎以其曾子言晉楚二國之富人
 不可及也然彼既以其富我但存吾之仁彼既有其
 爵而我但存吾之義我何慊不足於彼乎哉夫晉楚
 之富豈爲不義然於曾子言是止於一道而言之也

一於道而言之則曾子所以但言吾仁吾義而不慊於晉楚之富與其爵也蓋謂晉楚於富者以其不過有所施而已然我之仁固足以有施矣晉楚貴於爵則富之與爵而仁義得以并而有焉耳此曾子所以一於仁義之道而晉楚富貴不足以爲富貴也孟子所以執此而語景子者意欲以此齊王之有富貴亦晉楚之富貴不足爲富貴也而我猶曾子但以仁義敵之何有不足於齊王哉此所以不欲朝王之意也天下有達尊三至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哉者達通也孟子又言天下有達尊者有三爵一齒一德一是也自朝廷之間莫如以爵爲之尊自鄉黨之間莫如以齒爲之尊自輔治其世長養其民莫如以德爲之尊以其朝廷貴貴在爵故以爵爲朝廷之所尊鄉黨長長在齒故以齒爲鄉黨之所尊賢者有德故以之輔世而佐佑之則天下待之而後治以之長民則天下之民待之而後安故以德爲輔世長民之所尊今齊王但有其爵而安可止以一而慢去其齒德二者

哉此孟子所以言齊王不能尊有德之士故於景子而云然也故將大有爲之君至而況不爲管仲者乎者孟子又言故將大有興爲之君必有所不可命召之臣凡欲有所謀計則就而謀以其不敢召也其尊德樂道不如此有謀則就而不召是不足有大興爲也故湯王之於伊尹乃就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爲臣故湯王自七十里而爲天下但不待勞而爲之王者齊桓公之於管仲乃就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爲臣故桓公亦不勞而爲諸侯之霸者今天下於齊國其地亦有類於湯桓其德又與湯桓齊等其未能有相加尚者無他事焉但湯桓好受臣其所教而齊王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夫以湯王之於伊尹齊桓之於管仲則不敢召而見之管仲霸者之佐且猶尚不可召見之而况我不爲管仲者乎此孟子所以見齊王之召已是以不往而見也

註云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正義曰東郭者齊國之東地號爲東郭也經云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則東郭是齊國之東地也氏者未詳其人注曰齊大夫家也以理推之孟子之所以弔

問者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之等孟子亦何由而弔之孟子仲子孟子之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正義曰未詳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景丑氏齊大夫亦未詳其人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

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贖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

財見取之乎是其禮當其可也

註

陳臻問曰至可以貨取乎正義曰此

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

無處兼金不顧也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

百而不受至必居一於此矣者陳臻孟子弟子也問

孟子前日於齊王之所而齊王餽兼金百鎰而受

於宋國但餽以七十鎰而受之於薛國餽以五十

鎰而受之如為前日在齊不受百鎰是則今日之受

宋七十鎰受薛五十鎰為非也如今日之受宋七十

鎰受薛五十鎰為是則前日在齊不受一百鎰為非

也夫子於此二者之間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

也至而可以貨取乎者孟子答弟子陳臻以為此二

者之間受與不受之所皆是也無有非也言我在宋

之時以其我將有遠行行者必以有贖故餽之者乃

為之辭曰餽贖我何為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而不為

非也贖送行者之賄也我當在薛之時我有戒不虞

之心以其時人欲害孟子也餽之者乃為之辭曰聞

孟子有戒欲以此金餽之可為兵備之用也如此我

何為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若於齊之時其以無事於

我未有所處於我未有所處而餽我以金是以貨財

見取於我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之乎是所以於

齊不受百鎰亦為是也云有處未有處者如宋以遠

行乃以贖為餽於薛有戒乃以兵為餽是皆若有處

以餽之也於齊亦無遠行亦無戒備餽之者亦無以

辭處之而餽於我亦無有辭處而受之故也**註**云陳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

伍則去之否乎

註

平陸齊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

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

之也以昭果毅曰不待三註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

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

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註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曰此非

距心之所得為也註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

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

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

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註牧牧地

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

視民之死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註距心自知以不

去位為罪者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

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

之罪也註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

都誦言也為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已故

受其罪也註孟子之平陸至寡人之罪也正義曰此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之

大夫曰子之持戟之戰士一日三次失其行伍則殺

之否乎曰不待三者邑大夫答孟子以為不待三次

失行伍也言一次失行伍則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

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

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者凶年饑歲子之邑民老羸弱者皆轉乎溝壑壯健者皆散而奔往於四方者幾近於一十人矣此孟子首以持戟之士失伍比之故終以此諷之故也蓋軍法以五人為伍而以下士一人為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士也所以保衛其伍者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此不稱其職也如齊之平陸大夫所以保衛其邑之民不能保衛其邑之民故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其亦不稱職也孟子故以此喻而終歸諷之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者距心齊大夫之名也距心言是其齊王行政故不肯發倉廩而賑救其民非我所得而專為者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者孟子又以此比諭而歸諷之也言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牧養者則必於牛羊之主求其牧養之芻草矣求牧養與芻草而不得則歸反還於其主乎抑亦但立視牛羊之死而不為求牧與芻草歟故以此比諭而諷問之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者距心因孟

子以此比諭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臣者臣知五人焉至此則寡人之罪也者言他日距心自見於王曰王之治都之臣者臣知五人焉然於此五人之中能知其有罪者惟孔距心故為王言誦之孔距心之姓也王亦自知治都之臣有其罪者以其本皆自於已故云此則寡人之罪也

禮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正義曰周禮云都鄙鄭註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弟子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者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

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蚺鼃辭外邑大夫請為士

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

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也蜚鼃諫於王而不用

致為臣而去三諫不用致仕而去齊人曰所以為

蜚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齊齊人論者譏

孟子為蜚鼃諫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

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為謀者公都子以告

公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曰吾聞

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

有餘裕哉官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

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

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

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孟孟子謂蜚

綽然有餘裕哉正義曰此章言執職者劣籍道者優

也孟子謂蜚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至未

可以言與者孟子謂齊大夫蜚鼃曰子之辭去其靈

丘之邑而請為王治獄之官以近王得諫其刑罰不

中者今既已數月矣而不言是其未可以言歟否故

以此責而感之也蜚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者於是蜚鼃諫於王而王不用其諫乃致其臣而去

之齊人曰所以為蜚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

也者齊國之人見孟子謂蜚鼃乃言曰孟子所以為

蜚鼃使之諫不納用而去之則善矣美矣其所以自

為其已之諫不見納用而不去則我不知也以言其為蜚鼃謀使之去而不知自去之故也公都子以告者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公都子見齊國之人有此言乃以此言告於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孟子答公都子以為我嘗聞之有居官守職者不得其職而守之則去之而致仕有言責諫諍之任不得其言而諫正其君則亦去而致仕今我無官職之所守又無言責而諫諍則我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哉綽裕皆寬裕也蜚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至罪麗於民正義曰蜚鼃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丘者案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是也云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者今案其文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鄭註云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大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孟子嘗為齊卿出弔於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齊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

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

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

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

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

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

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

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

也

疏

孟子為卿於齊至予何言哉正義曰此章言道

至未嘗與言行事也者言孟子嘗為卿相於齊時自

齊國出弔於滕國之君齊王使齊之下邑大夫名曰

王驪者為之輔行輔行言其為副使也王驪旦夕見

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行

事也公孫丑問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

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者公孫丑問孟

子言齊王卿相之位不為卑小矣自齊至滕其相去

之路又不為近矣然而自滕反歸齊其於道路之中

未嘗與王驪言行治之事是如之何也以其公孫丑

有怪孟子不與王驪言故問之以此耳曰夫既或治

之子何言哉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夫王驪既以嘗

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以其王驪自專為善

不諮訪人故孟子所以未嘗與之言也

注王驪後為

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有云孟子不與右

師言右師不悅是知王驪後為右師也王驪姓王名

驪字子敖又云至於公行之喪以其禮解之者蓋亦

經之

文也

卷之四二十六

梁古閣

孟子

卷之四

漢古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克虞請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註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
 齊南邑克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
 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孟子

卷之四

漢古閣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心 **註** 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

公制禮以來棺槨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

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然但重累之數牆翬之飾

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

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

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不得不可以為

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

何為獨不然 **註** 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

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

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

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不然者言

其不如是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

乎 **註** 校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

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吾聞之君子不

以天下儉其親 **註** 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

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 **疏** 孟子自齊葬

天下儉其親正義曰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者言孟子仕於齊國喪其母乃歸葬於魯國既葬又反於齊下嬴邑而止焉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者克虞孟子弟子也言孟子止於嬴邑弟子克虞請見於孟子曰前日孟子喪母之時孟子不知虞之不肖乃使虞敦匠厚作其棺以其是時喪事嚴急故虞不敢請問孟子今孟子既葬而反願竊得而請問也木若以美然此克虞請問以此也其問孟子為棺槨之木若以美然美然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至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者此皆孟子答克虞而言也言上古之人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自中古以來棺厚七寸以槨相稱之自天子通於庶人皆然非謂直為人觀美好也然後乃為盡於人心也以其不得其厚用之則不可以為悅於心也既得以此厚用之而財物無以供贍其度亦不可以為悅於心如得之

以此厚用又有財物以供其度古之人皆用之以厚葬其親也我何為而獨不如是也且棺槨敦厚此親體之變化無使其土壤親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無快乎快快也以其人子之心如此得厚葬其親乃快然而弗恨也我聞之君子者不以天下所得用者而儉薄其親也註嬴齊南邑正義曰案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註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是也註重累之數墻翬之飾正義曰案禮記檀弓云周人墻置翬鄭註云墻柳衣也凡此皆後王之制又案阮氏圖云柳柳車也四輪一轅車長丈二尺高五尺案喪大記云君飾棺黼翬二黻翬二畫翬二龍翬二禮器云天子八翬大夫四翬又鄭註喪大記引漢禮翬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著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既窆樹於壙中障版也註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正義曰經於滕文之篇亦引為曾子言也已說在前

孟子卷之四 法古 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

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

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

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

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

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齊

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

曰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

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

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

則可以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

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矣今有殺人者或問

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

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

勸之哉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

為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

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勸

齊國伐燕國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至何為勸之哉正義曰此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

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沈同齊之大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者子噲燕王名也子曰燕王可伐之與孟子答之以為可伐之也蓋以燕王不得天子之命而擅與其國於子噲故其專擅如此可以伐之也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

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者此皆孟子設此譬喻王之罪而可伐者也吾子謂沈同也言今有為之仕於此齊國而子喜悅之為人乃不告於王而私自與之吾子之祿爵夫為之士者又無王之所命而私自受爵祿於子則可矣否乎今燕王所以為可伐之罪何以有異於此齊人伐燕者以其沈同問以孟子之言為燕可伐於是歸勸齊王而伐之或問勸齊伐燕有諸者言有人或問於孟子以為孟子勸齊伐燕是有勸之之言否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者孟子答或人以謂我未嘗勸王也以其沈同問我謂燕可伐之與我應之曰可彼以為是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者孟子又答之或人言彼如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應之曰為天吏天所使者而可以伐之矣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至何為勸之哉者孟子又以此言而比喻齊之伐燕也言今有殺人者或問我曰人可殺之與我將應之曰可以殺之彼如復



問誰可以殺之我則將應之曰為士師主獄之官則可以殺之矣今以齊國之政亦若燕之政是皆有燕之罪以燕伐燕我何為勸齊王以伐燕乎以其燕雖有其罪亦當王者則可以誅之耳

註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子燕噲立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遺蘇代百金乃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之人之謂堯賢者以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燕國讓子之子之亦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於是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憫恐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燕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凡此是其事也

註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此蓋論語季氏孔

子之言也言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禮作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註**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

聞孟子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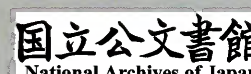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

惡是何言也 **註**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

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

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



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問之也曰古聖人也

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

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將畔周

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

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

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

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敕庶國

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

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

解之

燕人畔至又從為之辭正義曰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者也燕

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者言燕人皆離畔不肯歸
 齊王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未嘗勸王伐燕今果不
 能得燕乃曰我甚慙恥而見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
 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者陳賈齊國之大夫
 也言於齊王以為無用憂患慙於孟子也且王自以
 為與周公孰仁且智乎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此
 王曰惡是何言也者齊王乃歎曰此是何言也周公
 大聖人安可得而不及之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曰周公使管叔見而解之者言
 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者言
 陳賈謂周公使管叔為三監於殷管叔乃背畔於殷
 周公知管叔有背畔之心而復使為監是周公不仁
 也周公不知管叔將有背畔之心而使之為監是周
 公之不智也仁與智而周公大聖人也尚未之能盡
 而况於齊王乎賈今請以此見孟子為王解之見孟
 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遂見孟子果以此說問於孟
 子以為周公是何等人也曰古之大聖人也孟子答
 之以為周公是古之大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賈又問孟子以謂周公使管叔為監
 於殷管叔以殷而背畔之有之否乎曰然孟子答之
 以是有之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又問之
 以謂周公知管叔將欲背畔故使之為監與曰不知
 也孟子答之以為周公不知管叔將背畔然則聖人
 且有過與賈又問之如是則周公為古之大聖人尚
 且有過謬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能知其將
 有畔之心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而使為監管叔
 念是周公兄也故亦望之是則周公有是之過謬不
 亦宜之也以親親之故不得不然耳且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至今之君子又從為之辭者孟子又言古之
 君子如周公雖有此過然而乃能誅三監作大誥以
 明敕庶國則周公故能改之也今之君子非真君子
 有過則順而不改古之君子其有過也如日月之蝕
 焉民皆得知而見之及其更也民皆得而仰望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其過而不改又且從其有過復作言
 辭以文飾其過耳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欲譏陳賈

不能正齊王之過又從爲此周公管叔之辭順其
王之過而文之也燕人畔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正義曰此蓋前段案史記世家言之詳矣誅三監作
大誥明救庶國正義曰案尚書大誥篇云武王崩三
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孔安國云
三監管蔡商是也言作大誥以誥天下又案史記云
周公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
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

孟子致爲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

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
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來就爲卿君
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
爲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不

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對曰不

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

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

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齊

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爲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

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

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

也謂時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時子

因陳子而以告孟子註陳子孟子弟子陳臻也陳子

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註孟子

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

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

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

有是云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註二子孟子弟子也

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

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使

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

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註孟子解二

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

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

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

斷之類也我則恥之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

自此賤丈夫始矣註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

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

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

征也 **註** 孟子致為臣而歸至自此賤丈夫始矣正義

為利回也孟子致為臣而歸是孟子辭齊卿而歸處

於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至不識

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是齊王見孟子辭齊卿而歸於

室乃就孟子之室而見孟子曰前日未仕齊卿而歸於

子之賢願見之而不能得見後得侍於我而為之卿

遂得同朝相見故甚喜之今乃又棄去寡人而歸處

於室我不知可以繼今日之後而使寡人得相見否

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

意欲使王繼今日之後當自來就見故云不請見固

我心之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

子室至盍為我言之時子齊王之臣也言自見孟子

已往他日齊王又謂其臣時子曰我今欲以中國授

孟子為築其室教養一國之子弟故賜予以萬鍾之

祿使其諸大夫與一國之人皆有所敬法時子何不

為我以此言說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陳

臻也是孟子弟子也時子於是因陳臻而以齊王之

言使陳臻告於孟子也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至

孟子疏 卷之四 十一

聞也子叔疑之亦以為可就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至有私龍斷焉者孟子又言齊王使已為政之道既以不得用則我亦以辭之而止於其室矣又欲以弟子之教而使我為卿以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其富貴乎然以此者是亦猶獨於富貴之中私登龍斷之類也以其恥之所以言然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至此賤丈夫始矣者孟子又言古之所以為市也以其有無相貿易耳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不征稅也有賤丈夫則必求丘龍堞斷之高者而登之以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以為賤丈夫焉故後世亦從而征取其市中之稅以其所以征商之稅於後世者亦自此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為之始矣故曰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周禮有司關司市是有司者也註云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司市之征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詳矣此不復說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畱行者註晝齊西南近邑

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

者追送見之欲為王畱孟子行坐而言不應隱几而

臥註客危坐而言畱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

倚其几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

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註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

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

絕也曰坐我明語子註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

子魯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註往者魯

繆公尊禮子息子息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爲政然則子息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息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矣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息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註

長者老者也

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息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此爲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慍恨也

註

孟子去齊

至絕子乎正義曰此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知道之所以乖也孟子去齊宿於晬有欲爲王留行者晬齊之近邑也言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晬而宿齊人見之有欲爲王留行者也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言爲王留行者危坐而說留孟子之行言孟子乃隱倚其几但臥而不應答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客爲王留行者也齊敬也宿素也言客見孟子不應答其言但隱几而臥焉遂欲退乃曰弟子素齊敬其心而後方敢言留夫子之行夫子今乃臥而不聽其言自今請絕於此後勿復更敢見夫子矣曰坐我明語子孟子遂止客且坐言我分明言告於子云自魯國繆公至長者絕子乎是皆明告之言也言往日魯國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以導達其意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於魯繆公之側以稱譽其賢則泄柳申詳不能安其身以其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今孟子所以言此者是謂齊之士不能爲王謀安於孟子未去之前逮至出晬然後方爲留

行此所以隱几臥而不答也齊之畱行之士不知以此但以為孟子不應遂不悅而請勿復見如此是畱行之士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但請勿復見為言以其自絕於孟子矣故孟子所以言子為長者慮而不及於子思是子絕其長者乎是長者絕子矣以其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於未去之前是為孟子慮者不及子思特欲為泄柳申詳之所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之以曉其所以隱几而臥不應之意也長者孟子以年已之老自稱為長者也註畫齊西南近邑正義曰蓋以鄒在魯而魯又在齊之西南上孟子去齊歸鄒至畫而宿是知畫之地註為齊之西南近邑者也故云近邑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註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

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淹久也既去近畱於畫三日怪其淹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

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註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

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

出畫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註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

孟子 卷之四
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註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註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註我豈若狷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

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尹士聞之

曰士誠小人也註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

註孟子去齊至士誠小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也孟子去齊者言孟子去齊而歸鄒也尹士語人曰至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尹士見孟子去齊而宿於晝乃語人曰不知齊王不可以爲湯武之王則是孟子蒙昧而不明鑒也知齊王不可爲湯武之王然且自鄒至齊而爲仕則是孟子于求其祿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遇不行其道故復去而歸然而三宿而後方出晝而行是何其濡滯淹久也我則以此不悅之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爲孟子弟子也高子以此尹士語人之言而告於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至而後宿哉孟子答高子以謂夫尹士者安知我之志哉我千里而見王是我欲行道也不遇於齊王不得行其道故去豈我心之所欲哉我不得已而

孟子 卷之四
去之矣我三宿而後出畫邑而行於我心尚以為急
速也齊王如能改之使我得行其道則必反留我回
耳夫出畫邑至三宿而齊不我追而還齊國我然後
浩浩然有歸志也我雖然有浩然歸之志然而豈
肯舍去王哉王猶可足用為之善政王如用我則豈
徒使齊國之民安泰天下之民亦皆安泰矣王庶幾
能改而反我我日常望之於王矣我豈若狷狷急小
丈夫恚怒其君而去為其諫於君而不受則悻悻然
心有所怒而見於面容去則極日力而後方止宿哉
孟子如此所以云然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
士聞孟子言之以此故服其義而言於孟子曰
士實小人也以其不能知孟子之志有如此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也克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曰彼一
路道也於路中問

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

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
是其一時也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
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
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
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自謂
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

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
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

疏孟子去齊充虞

路問曰至吾何為不豫哉正義曰此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至不尤人言孟子歸鄒弟子充虞於路中問孟子曰夫子若有不悅豫之顏色然前日虞聞夫子有言君子之人凡於事不怨恨於天不見過於人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至吾何為不豫哉孟子答克虞以謂彼時聖賢之所出是其時也此時今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之後必有王者興為於其間亦必有名世大賢者今自周興太王文王以來已有七百有餘歲矣以其天數推之則過於五百年矣以其時考之而其時亦可有也今天自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欲使平治天下則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此孟子所以歸於天命道行與不行皆未嘗有不悅之色也故曰吾何為不豫哉蓋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自謂

能當名世之士而時又值不得施爾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

不受其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

欲變故不受也

註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

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

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大甚故且宿畱心欲去故不

復受其祿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也

註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

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

疏孟子去齊

至非我志也正義曰此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孟子去齊居休休乃地名也言孟子去齊乃居於休之地蓋齊邑下之地也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公孫丑問孟子曰夫為仕而不受爵祿古之道誠然乎丑以其怪孟子於齊不受祿故以此問之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至非我志也者孟子答之曰我非不受祿也亦非古之道如此也然我於崇之地我得始見於齊王知王不能納善故退而有去之心又其不欲遽變為苟去故於祿有所不受也無他以其道不行不敢無功而受祿也已既去而齊王續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故由足為善遂不敢請去是以久留於齊非我之志也但不得已而已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疏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

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

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疏正義曰前

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孫丑為篇題蓋謂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此篇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揭滕文公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注分之遂成上下卷據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

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修學技勸禮義救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神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直正枉其餘十章趙註分爲下卷各有敘焉

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註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即滕侯之後也諡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按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爲之篇題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克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養之道故勉世子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孟子

卷之五

滕文公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成覲勇果者也與

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我何為

畏之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言言欲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覲不畏乃能有所成

耳又以是勉世子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公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

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滕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夫五十里子男之

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

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滕滕文公為世子至

此章言人主當則聖人秉仁行義者也滕文公為世

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往

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文公道其

人性皆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堯舜為

言蓋堯舜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為後

世所法故言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勉

世子文公也文公者後諡世子為文公也世子自楚

反復見孟子者是世子文公自宋而見孟子之後往

至楚國又自楚國反歸復見孟子於宋國也孟子曰

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者孟子見世子復見

再有所問乃曰世子是疑我言有不盡故復見乎言

彼哉者孟子又引往日成觀嘗謂齊景公曰彼之尊
 貴者即丈夫也我亦丈夫也言即一耳我何為畏之
 哉是言我能為之亦如彼之尊貴矣又何畏顏淵有
 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亦言其一人即一耳但有能為
 之者亦若此舜矣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
 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者孟
 子又以公明儀有曰文王者我師法者也周公豈欺
 誣我哉言周公我亦信而師法之耳今滕絕長補短
 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者孟子謂世子言今之
 滕國之地絕長補短其廣大亦將有五十里也尚可
 以為行善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之國也故曰猶可
 以為善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者此蓋今之
 尚書說命之篇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之攻人人服
 之不以瞑眩憤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者蓋
 孟子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猶可為善
 國有致世子之所嫌乃引此而喻之抑亦所謂良藥
 苦口忠言逆耳之意而解世子又有以勸勉焉文
 公為世子至勉世子也正義曰此蓋古紀世本之文

也云滕有考公康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
 洪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為定公元
 公為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為諡以其能慈
 惠愛民故以文為諡魯有文公定公之號周有文王
 定王之名其諡雖與滕君同然稱其實蓋不無異焉
 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
 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
 僭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國云成觀勇果
 者也公明儀賢者也正義曰以意推之則成觀之勇
 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
 明儀而註亦無所說亦以孟子之時事罕有所載學
 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國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正義曰商書說命篇孔氏傳云開汝心沃我心如
 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咎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
 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孟子 卷之五 梁惠
然後行事註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
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註孟子歸在鄒也孟
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註不亦者亦也問
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可謂孝矣註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
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註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

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飭糜粥也然友反命
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可註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
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
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
有所受之也註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
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
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已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

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也謂然
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
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註父
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
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
使其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註孟子言如是不
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

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
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
以君先哀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註
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
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
是誠在我註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註諸侯五月而葬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

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

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國四方

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

行之高美也已

國滕定公薨至弔者大悅正義曰此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

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公薨者滕文公之父

死也世子謂然友曰咎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

後行事者然友世子之傳也世子謂然友言往日孟

子曾與我言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存終為不

忘之也今也不幸至於父母之大故我欲使子問於

孟子然後行其父喪之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者孟

子將以自宋歸鄒也然友乃往鄒國問孟子以世子

所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者孟

子答然友謂不亦善然友以世子所問也會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至三代

共之者孟子以此答然友之問言曾子謂父母在生

之時當以禮奉事之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其禮

也父母死之時當以禮安葬之如躡踊哭泣哀以送

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秋

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是也能如此則

可謂之能孝者矣如問其諸侯所行之禮則我未之

學也雖然為未嘗學諸侯之禮我其聞知之矣言嘗

聞三年父母之喪以齊疏齊衰之服以麩粥之食凡

此三年之喪自上至於天子下而達於庶人三代夏

商周共行之矣然友反命者然友自鄒得孟子之言
乃反歸命告於滕公也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
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
而反之不可者是世子因然友問孟子歸後乃定為
三年之喪事其滕之同姓與異姓諸臣皆不欲為三
年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
我之先君亦莫之嘗行也今至於子之身而反違之
以為三年之喪不可言其不可反背先君而以自為

三年喪之禮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之也不可於已身獨改更為三年喪耳滕與魯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志記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者滕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禮而父兄百官見之皆不欲為乃復謂然友曰我所往他日未嘗學問禮但好驅馳走馬試劍事今也定為三年之喪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之禮子復為我之鄒問孟子以為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者是然友自文公所乃因其命復往鄒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子答然友為世子之問言如此則不可更以他事求也惟當以哀戚感之耳故引孔子曰國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

臣聽行之嗣君者但歆糜粥而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為甚黑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故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是所謂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耳且君子之德如風也小人之德如草也草加之以風必偃伏而從風所趨耳是在世子何以身率之爾凡此皆孟子答然友為世子之問而以此復教之矣然友反命世子曰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後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世子於是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百官族人皆以為知禮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謂曰知以其百官族人指文公而言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者言及至葬日四方諸侯來弔慰而觀之顏色之戚而形於容哭泣之哀而形於聲於是弔之者皆大悅以喜其有孝行也定公文公父也正義曰說在前段已詳矣曾子傳孔子之言正義曰案論語孟孫問孝於孔子孔子對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曾子傳孔子之言而云孟子所以引為曾

孟子疏 卷之五 八

子言矣滕魯國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侯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為魯之後與魯同姓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父兄百官言亦行謂之世子亦行但不逆意則可矣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又大喪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

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

務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

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

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為道也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與上篇同孟子

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

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註古之

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

也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註陽虎魯季氏

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

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註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

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

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

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

借力助之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

者按數歲之中以為常註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

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按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

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樂歲

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註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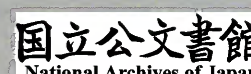
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

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
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
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爲
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
也國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
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
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
以爲民之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國古者諸侯

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
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
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
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國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
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惟
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
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國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註養者養者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序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註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註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

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註畢戰勝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註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



制祿可坐而定也

國

暴君殘虐之君汗吏貪吏也慢

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

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

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

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國

褊小謂五十里也爲

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國

九一者井田以

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

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

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

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

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古

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

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言緇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

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

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

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
 中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
 當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
 祀利民之道也死徙無出鄉註死謂葬死也徙謂受
 土易居也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鄉田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註同鄉
 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
 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
 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

親睦之道和睦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
 以別野人也註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為一井
 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
 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
 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
 伍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註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慈惠潤澤之則
 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註滕文公問為國至
 則在君與子矣正



義曰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敕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滕文公問為國者滕文公問孟子治國之道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者孟子答文公言治國之道惟民事當急而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者此蓋詩之邠風七月之篇文也言民事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綯絞索也晝日中也宵夜中也及爾閒暇之時則亟疾乘蓋其野外之屋春事始興以為播百穀為也以其民事當無休已孟子所以引此而教之文公也亦欲文公教民如此者焉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者此義同前篇此所以復言之者以其前篇孟子為齊宣陳之也此篇蓋因文公為治國之道故孟子復此為答遂兩載焉此更不說是故賢君制民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者言古之賢君必身行恭儉恭則不侮人儉則不奪人非特不侮人不奪人且又禮下接於賢

人其取民之賦又有什一之制什一蓋十分則取一而已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者陽虎魯季氏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云凡為富者則常聚民之財賄為已所有故不仁凡為仁者以其常務博施濟眾故不能富矣孟子今引之而教文公者蓋欲使得其中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者言夏后氏之時民耕五十畝田其於貢上之賦但五畝而已是夏后氏五十而貢也殷人之時民耕七十畝田其助公家則七畝而已是殷人七十而助也周人之時民耕百畝其徹取之賦則十而已是周人百畝而徹也總而論之其實皆什一之賦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此孟子自解之義也徹猶徹取助但借民力而耕之矣故藉借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稱不同者蓋禹之受禪以繼舜有天下故夏稱后后君也殷周以征伐順人心而有天下故云人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龍子蓋古之賢人也孟子言龍子有云治土地之賦莫

善於助者也莫不善於貢也以其助則借民力而耕
之其所出在歲之所熟如何耳貢者以其檢校數歲
歲之荒則貢之數亦然蓋以歲荒則有損於民也故
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
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者此亦孟子自解其上文之言也言豐樂之歲其粒
米狼籍饒多雖多取之而不爲暴虐則以寡取之凶
荒之年糞其田尚不足則以取滿其常數焉是則校
數歲之中以爲常之意也爲民父母使民盼然將
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言人君爲下民
之父母使民盼相顧將至終歲勤苦勞動不得以
贍養其父母人君在上又更稱貸而益之以滿其常
數之貢致使老少羸弱飢餓而轉尸於溝壑之中如
此安更可在上爲下民父母也言其不足以爲民父
母矣以其爲民父母當子養其民不當如此故也夫
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言今夫滕國於世祿固已知

行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少與其勤勞者也世祿
者以其有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謂其子
雖未任居官得食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祿之也詩
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篇文也惟助至助
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其詩蓋謂
民樂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也
孟子緣此而觀之遂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
有助之制焉以其惟行助則爲有公田如貢徹則非
有公田矣孟子於此所以復辨其周之亦有助法而
取民之賦蓋謂其莫善於助之義也設爲庠序學校
以教之者此孟子亦欲文公富而教之之意也言又
不特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旣制其祿又當開設爲之
庠序學校以教之矣故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至是爲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庠序學
校之意也言庠者所以養耆老於此者也校者所以
教禮義於此者也序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
遜之禮者也夏之時謂之校殷之時謂之序周之時

謂之庠然而為學則三代皆矣之皆所以於此而明
人倫之序大倫既備明於上小民既親之於其下如
有王者興起而用之必來取法於此是為王者之師
也孟子所以區區為滕文公言及此又欲文公由此
化民成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
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者詩云蓋詩大雅文王
之篇文也其時周雖自后稷以來但為之舊邦其受
王命復修治而維新之是文王之謂也孟子言文公
但能力行如此而修治亦以新子之國矣以其欲以
此勉文公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
文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為國之道孟子告之民事
貢賦救禮義之意其後又使其臣畢戰問孟子以井
地之制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而以至在君與子矣皆孟子答畢戰問井地
之制也孟子言子之君將欲行其仁政選擇而使子
來問以井地之制子必當勉力與民同行之耳夫仁
政必自經界為始如經界不能正之則井地由此不

均齊井地不均則穀祿亦不平矣穀所以為祿故云
穀祿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經界至定也者孟子言
此故暴虐之君汗濫之吏必慢其經界所以告之以
此者孟子欲滕君不為暴君畢戰不為汗吏也故如
是云然經界既以正則田由此而分平祿由是而得
制是其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之也以言其易定也夫
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言今夫滕國土壤之地
褊小即止於五十里然將為之君子人焉為之野人
焉以其無君子則莫能治其野人無野人則莫能養
其君子孟子所以言此者蓋以滕國亦有君子亦有
野人足以為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者此皆孟子欲滕
國為善政故以是請教之也今言請於郊野行井田
之法使貢自賦之以其十中取一也古者自卿以下
皆有其圭田謂之圭田者所以名其潔而供祭祀之
田也言自卿以下皆受此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

孟子疏
卷之五
滕文公下
第七

畝以其一家之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亦受
 此圭田二十五畝而已死徙無出鄉以其死葬易居
 無出其本鄉耳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其為同鄉之田其井之家者
 凡有出入皆相交為伴所以同其心也相助以守
 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聖而彼不得以投隙來
 疾病則相扶持其羸弱而救其困急則百姓於是相
 親和睦矣方里而井以其方一里之地為之井田九
 百畝於其一井之田有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以其九
 以入口之家皆受八百畝以為己之私田苗稼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其入口之家同其耕
 養其公田乃至公田之事了畢然後耕治己之私田
 以為之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所以為野人之事以
 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
 子矣孟子言此則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若夫加之以
 慈惠潤澤之則有在於滕君與子矣子者稱畢戰為
 子也詩邠風七月之篇至無休已正義曰毛氏云

宵夜也綯絞也乘升也箋云爾汝也汝當晝日往取
 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
 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期來年百穀
 于公社也此詩蓋陳王業之艱難陽虎魯季氏家
 臣非賢者也正義曰案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
 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之
 政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孔子不見所以知其非賢
 故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至亦助也正義曰此蓋幽
 王之詩也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注雨於公
 田因及私田爾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洪範彝倫
 攸敘正義曰孔安國云彝倫常道也言常道所以大
 敘也洪大也範道也此箕子陳之於武王者也詩
 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箋
 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永有天命
 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周禮小司徒曰乃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正義曰鄭註云小司徒為經
 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
 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鄭

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
 授民田有不易者有一易者有再易者通率二而當
 一是一之謂井牧管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
 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
 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
 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
 正義曰鄭司農云園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少利也
周禮曰餘夫亦如之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正義曰
 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
 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夫圭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
 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
 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
 任得民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
 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
 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
 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以富
 得民註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
 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教民者也儒諸

侯係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也宗繼別為大宗牧族者
 也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至不絕者也吏
 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也合耦耨作者藪亦有虞
 掌其政令為之厲禁者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者此
 大宰之職有
 是以掌之也

3
9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終

